

第九卷

第十二之書

七之四



版上圖公刷印畫圖閱識代國

異軍突起之大日報

國新新聞

握輿論之權威 集新新聞之大成

內容

充實翔盡

報道

正確迅速

編排

新穎生動

態度

公正嚴肅

元	五	十	個	一
半	元	四	個	三
元	八	八	年	半
元	四	七	年	全

十六開大本，彩色印金封面，正文用重磅米色銅版紙，二套色鋅版精印，優美絕倫。圖文完全新起爐灶，與前時代圖書公司出版者截然不同。

·曹涵美畫·

金瓶梅

·第一奇書·

曹涵美先生傑作金瓶梅圖，不僅線條嚴謹，章法精密，除本報縱橫版按日刊載外，對於專集印刷，亦不惜工本，力求精湛。全書十集，分期編印，每集定價四十元。第一集至第八集業已出版，第九集至十集，出版前可以預定，凡一次預定十集者，出齊後奉贈錦盒一只，每集於出版後儘先寄發。外埠掛號另加郵資六角。

國新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國民新聞叢書之二十一

曙

光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國新闢叢書

認識世界政界經濟社會文藝之最佳讀物

【之一】	社論集	全二冊	定價二十元
【之二】	風雲人物誌	全一冊	定價十三元
【之三】	近東問題	全一冊	定價十三元
【之四】	今日的蘇聯	全一冊	定價十三元
【之五】	太平洋問題	全一冊	定價十四元
【之六】	藍衣社內幕	全一冊	定價十四元
【之七】	不愛江山愛美人	全一冊	定價十三元
【之八】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各國軍備	全一冊	定價二十元
【之九】	戰時日本	全一冊	定價十六元
【之十】	太平洋戰爭探討	全一冊	定價十六元
【之十一】	美國的國防工業	全一冊	定價十三元
【之十二】	美國的戰時經濟	全一冊	定價十元
【之十三】	烽火中之南洋	全一冊	定價十六元
【之十四】	民治國的危機	全一冊	定價十四元
【之十五】	戰時德意志	全一冊	定價十三元
【之十六】	戰時英帝國	全一冊	定價十六元
【之十七】	罪惡的都市	全一冊	定價十六元
【之十八】	青樓夜譚	全一冊	定價十六元
【之十九】	戰時印度	全一冊	定價十六元
【之二十】	南洋建設與澳洲危機	全一冊	定價十三元
【之三十一】	曙光	全一冊	定價六元
【之三十二】	爭取解放	全一冊	定價十六元

外埠掛號每冊另加郵資六角

國新闢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 電話三〇六八——九轉接各部

各地國新闢分銷處均有售

曙 光

目 錄

故鄉的懷念·····	一
父親在那裏？·····	四
第一次旅行·····	七
一去不復返·····	九
生活的壓迫·····	一〇
永別了爸爸·····	一六
革命的烽火·····	一七
媽媽看不見光明的重現了！·····	二三
黨權高於一切·黨員至尊無上·····	二八
X夫人·····	三二

「特殊」階級的「特權」.....	三五
鄉鎗入獄.....	四〇
跌斷了腳踝骨.....	四三
重行入學.....	四六
濫竿充數.....	四九
莫斯科之行.....	五三
雪上加霜・身罹瘴癘.....	五九
再會吧！彼得格勒.....	六五

曙光

故鄉底懷念

敘述一個人的身世，也許可以從育嬰堂或是從一個青翠可愛的森林寫起，那麼間或還用得到「朱古力」和「洋娃娃」這一類名詞，可是這篇故事必定要從我的故鄉聖彼得堡寫起。

啊！提起了聖彼得堡，我似乎聽見有人不耐煩地說道：『爲甚麼還要用這陳舊底名稱？』可是我想不出用什麼詞句來向他道歉。這陳舊底名稱在一九一四年改爲彼得格勒，可是在瘋狂底環境之下所發生的這種名稱上底變更，根本不會影響到這個都市固有的精神；我幼年時代的所見所聞，使我回憶到這個都市過去的歷史，在那時候，「彼得格勒」這名稱，除了極少數擁護斯拉夫人的那些反覆無常底怪物之外，根本就沒有人贊同；聖彼得堡是由一位醉心於西洋文明的人物所創立的，起先聖彼得堡的人民處處摹仿德人，歷有一百餘年之久，後來他們又沾染了法蘭西奢侈的風尚，可是他們所學習的都是西方文明的皮毛，所以結果聖彼得堡就變成一個光怪陸離底國際大都市。

僑居在聖彼得堡底外國人，大半都覺得很舒適。

根本沒有作客他鄉的苦悶，可是生長在當地的俄國人反而卑視牠侮辱牠，他們決不會忘記，俄皇塗油式的特權歷來被帝俄真正的首都莫斯科所霸持，所以他們心中老是氣憤不平。

亞爾米丁琴著
三畏 譯



目下列甯格勒矗立在尼瓦河的兩岸，牠定會從一九一七年戰後的瓦礫場中繁榮起來，這一點我敢斷言的，可是從新聞紙上簡短的報道中所見到的列甯格勒這個名稱，似乎與我疎遠了，而且還會有一種異樣底音調，我祝禱牠平安，可是此後我將永久不認識牠了。

除了深印在我的腦海中的那張地圖，我沒有別的地圖了；在那幅地圖上，雄壯底尼瓦河蜿蜒曲折地奔流過列甯格勒的中心，牠的兩岸鑲着青灰色底花崗石；到了冬季，河面結了冰，再覆着厚厚一層的積雪，看起來簡直好像一條潔皎光亮的緞帶；尼瓦河上架着許多橋樑，據我知道，其中以尼古拉斯橋的建築爲最佳；尼古拉斯橋把梵雪利島和聖彼得堡的梅斐亞接連起來，我誕生於梅斐亞，本來我們就應該住在那裏，可是我們卜居於梵雪島，尼古拉斯橋的欄杆和別處不同，每根欄杆都很精巧地建築成獅身鷹羽那種怪獸的形狀，的確稱得起別出心裁。

『噲！甦醒轉來吧！如果我輕輕地撫弄你鬚曲的鬚毛，你要發怒嗎？你的容貌似乎很兇猛，可是我深信你是和霽可親的，因爲你又強壯又美麗，……』我自言自語地講，可是這幾話倒好像魔術家的咒語，立即奏效，那怪獸突然擺脫了牠那黃銅做成的桎梏，向尼瓦河跳下去，像流星一般地飛向天堂樂土裏去了，在那裏有許多透明的小峯，終年不謝的花草，我騎在他的背上，默不出聲，可是心裏覺得不勝愉快；飛！飛！飛！我簡直覺得有點兒飄飄欲仙之慨；後來，一位又矮又胖滿面鬚鬚的警察認爲我逗留在欄杆邊太長久了，他走過來驚醒我的幻夢。

『哈囉！小姑娘！你迷路了嗎？』

『你這個好管閒事的惡棍，』我心中非異憤怒，因爲他打斷了我的幻想，『你一鬧，我的怪獸就飛』

回來了。」我心中雖然對他沒有好感，可是嘴裏囁囁地回答道：「不！不！我沒有迷路，我就要回家去了。」

在尼古拉斯橋的左邊，矗立幾座花崗石和大理石的建築物，五光十色，紅白相間，牠們就是俄皇的皇宮，還有是私人的大廈，立在橋頂上，我們可以望得見上議院門口的那只灰黃色底石象，海軍部那所奶油色的大廈，我們也可以隱約望見牠的側面，因為大半被花園裏深綠色的樹葉所遮掩了；在這座橋樑的右面，就是英國碼頭。

再望過去，白色底聖薩佛亞教堂就隱隱約約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這所教堂是爲了紀念日俄戰役中陣亡的水手而建築的。

每當晨光微熹的時候，這些碼頭就浸沉在和暖底日光中，彼得和保羅這兩座堡壘的雉堞和尖塔倒印在尼瓦河的河面上，河水在橋腳邊滾滾地流過的當兒，發出一陣如怨如訴地音調；身軀高大滿面污穢底韃靼人，在街頭上徘徊，留心搜羅舊衣服；就是他們粗暴底呼聲，以及馬蹄與小石圓石相擊而發出來底鏗鏘聲，也好像是悅耳底諧調。

彫刻着花紋的石板，傾斜的屋脊，高聳的圓屋頂，廣寬的大道，隘狹的小巷，以及夾雜的方言，這都是聖彼得堡固有的特徵，我所能記憶的也不過是這些東西，我知道聖彼得堡的居民是輕浮的，瘋狂的，可是也很愉快的，自一九一七年以還，在黑影籠罩之下，他們已變得莊重一些了，可是就在殘牆斷橋底那種淒涼境況中，聖彼得堡依然不怕有人來侵犯牠。

父親在那裏？

皎潔底雪花，闊邊底草帽，滿佈着蒼老底菩提樹的大花園，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腦海中映出來，我的耳朵裏好像還聽見跑冰鞋的嘎嘎聲，夏夜從人行道上傳來的一陣陣遲緩底脚步声，催人入睡，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我的四周充滿着生氣；我還記得，有一次，有人對我說：「這是公園，可是草木是宇宙的產物，所以是你我所共有的。」

我記得，我站在大廳的門口，我看見裏面有許多很考究的椅子靠壁排列着，那鑲木細工的地板擦得光可鑒人，我走進去了，可是還沒有走到大廳的中心，我就滑了一交，我本來打算從門口滑到大廳的那一端，我失望了，所以禁不住淚盈盈地哭出來，我的母親馬上跑過來扶了我起來，同時，很溫柔地安慰我，她緊抱着我，我那一雙骯髒的小手挽着她的頭頸，室內震蕩着她的慈愛底歡笑聲。

隔了好幾年之後，我的姑母對我說過：「你的記憶力果然不差，我認爲你一定想不起那座屋子了；你就誕生在那裏，可是在一九〇一年，你就離開牠，那時候，你只不過二歲，」突然她面露驚訝之色，「然而你怎樣會想起那大廳呢？」

「一排一排底椅子和壁上的鏡子」，我說。

「椅子和鏡子根本沒有發生什麼變化，牠們依然在那裏！」

對於我，我的母親好像是芬芳底丁香花，又好像嚴冬的旭日，我在她的身邊，就覺得舒適和暖。即使她爲烏雲所籠罩着，即使有狂風暴雨打擊她，她依然是光明的，勇敢的，有一次，她對我說：「如果

你失敗了，重行開始努力地幹下去，決不要提起以往的失敗。」

在我的幼年時代，我所接觸的人是很少的，我的母親，哥哥加利和我一塊兒住在佛雪利斯島上第九條街；爲了生活的鞭策，母親不得不出去工作，自早至晚她在外面教英文，表面上，我們的生活是很平淡的，我們的衣服都很破舊，我們也沒有什麼玩具，可是一到晚上，母親回家之後，我們的生活真甜蜜愉快；每當上燈的時候，我們一聽見大門口有脚步声，我們就拖着拖鞋，撻，撻，撻，向門口奔過去，女僕還沒有替她脫去大衣，我們早已撲到她的身上去了。

「噲！你們的媽媽很疲乏了，趕快不要鬧。」

媽媽回來了，我們兄妹倆也不鬧了；簡陋的餐室裏點着一盞油燈，所以室內非常陰暗，桌子上鋪着一條雪白底檯毯，銅壺裏的水滾了，發出一陣單調的曲子，我們站在一旁，看她很忙碌的收拾；她一定很疲乏了，搭馬車很破費，她是很節儉的，所以老是難爲她一雙腿，整天跑來跑去，回到了家裏，又沒有裝着彈簧的椅子，可以使她的身心舒適一下，可是她的臉上從未露出疲倦的神色，她還要叫我們把白天所做的事情，詳細地講給她聽，直到我們倦眼惺忪，那麼她才抱我們上床。

一個嚴冬的下午，外面朔風怒號，六出紛飛，我和加利跪伏在火爐旁邊取暖；加利把一個很大底地球儀推到我面前來，他那骯髒的手指頭指着一長條染着棕色的地方，他告訴我，這就是英國，我們的母親是從此地來的，那時候，我正在畫圖，我聽他這樣講，馬上放下了筆，伸長了頭頸，呆望着他所指的地方出神，我不想信她是從那裏來的，我把我的意見告訴加利。

「她不是走來的，」加利不耐煩地說：「她搭船來的。」

上一天，我們到阿利克司叔叔家裏去參加宴會，他是一位出版商，他的家裏收藏着許許多多底書籍，所以我們很喜歡到他家裏去玩，有時候，我們特地到他家裏去看書，可是這一次情形不同了，有一位太太帶了她的兩個女孩子一同來，叔叔就叫我伴她們到外面去玩，她們姊妹倆生着一頭鬢髮，身上穿着朱紅色的天鵝絨外套，我穿着一種深青色嗶嘰外套，和她們比較起來，未免相形見絀，所以我心裏很不願意和她們一塊兒玩，突然那妹妹囁囁嚅嚅地說：『媽媽說，啊！你真可憐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說是真正是你的家。』

她講的話真使我莫名其妙，我就去問加利。

『什麼叫做真正的家？』

『媽媽，你，我一塊兒住的地方就是我們真正的家啊！』

『噢！那麼我們有家的。』

『當然囉！那還用說麼！』

『阿利克司叔叔家裏的那兩個傻姑娘嘲笑我，說我們都是可憐蟲。我可忘了，什麼叫做「爸爸」？誰是我們的「爸爸」？他在什麼地方？』

我一連串問了這幾個問題，加利約略地解說一番，他說，這是好幾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時候，我還睡在搖籃裏，只會哭哭笑笑，爸爸和媽媽都覺得還是不要住在一塊兒爲妙，所以他們倆就分居了，加利的解說；我還不能完全了解。

『那麼照你說起來，我們有爸爸的，他是我們的爸爸，我們是他的兒女，可是他爲甚麼離開我們』

呢？」

「唉！我早已告訴你了！」

「他是我們的爸爸，」我固執地說：「我要他到這裏來，如果他不是一个壞人。」

「不要胡思亂想了！蒲比！他是很聰明的，很有作爲的，日後，你定會覺得很光榮，因爲你姓了他的姓。」

「我不需要一個空虛底姓名啊！」我嗚嗚咽咽地說：「我要他，我要我的爸爸，假使他果真是我們的爸爸，他應該到這裏來，那才公平啊！」

「蒲比！將來你才會明白。」

可是我不要聽加利的解說，我認爲我是受騙了。

「你決不可把這件事情告訴媽媽，她聽了一定要覺得非常傷心。」

「爲甚麼？」

「因爲她很愛他。」加利回答我；可是這句話格外使我不明白了；後來，加利再告訴我一些關於父親的事情，他說，父親帶他一同去騎過馬，他也曾到過父親的實驗室，有一次，他看見父親站在講檯上演講，下面的聽衆都拍手，「蒲比，那時候，我也覺得很榮耀。」

第一次旅行

聖彼得堡的居民，有許多和芬蘭人有血統關係，所以我初次到洛克薩瓦（Loksaivi）去拜望我

的祖母的時候，我並不覺得那裏的氣氛含有異國的情調。

我生平第一次搭火車，我們搭的是三等車，車廂裏很擁擠，火車隆隆地疾馳了一晝夜，方才抵達了我們的目的地；那時候，天氣很悶熱，在天方黎明的當兒，才覺得涼爽一點，火車進入芬境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了，我探首出窗外，欣賞田野裏的景色，只看見芳草如茵，秀色可餐，同時，一排排地蒼老的松樹在我眼前掠過；我喝了一點牛奶，又呼呼地入睡；火車進了站，母親方才把我喚醒；下了火車之後，我就向四面環視一周，這是一個小村莊，疏疏落落地點綴着幾座又低又小底木屋；一位縐紋滿面底老太太走前來迎接我們，她灰色底披肩刺繡着紅色的花紋；我們跨上一輛二輪馬車。就蹄聲答答地向湖邊進發，我坐在車子裏，覺得一陣陣刺鼻底乾草和魚腥的氣味，使人欲嘔；車子抵達了湖邊，一個滿面鬚鬚的渡夫把我們扶下了馬車。

最後，我們來到一座小島上，我祖母的家是一座白色底屋子，到了她的家裏，她又給我們許多紅豆，薑餅，和牛奶，可是我們都吃不下了，我們覺得非常快活，把母親所教授給我們的禮貌都忘記掉，我們與祖母接吻也不過敷衍而已，我們馬上跑到屋子外面去，呆立在湖邊出神，我沉思着：『這倒好像夢中的尼瓦河。』對岸點綴着一層雜色底苔草，斜坡上還有一片松林。

祖母和媽媽一同站在牆腳邊，媽媽的身材很高大，而祖母是很矮小的，她們倆很寧靜地正在閒談。

祖母所過的生活，和我們其餘的親戚都不同的，我們在嘈雜底都市中掙扎，她在鳥語花香中度她的風燭殘年；有一次，她對我說：『美滿的生活不一定要到夢境裏去找尋，……「憂愁」這一件東西也不一定是很難受的。』

一去不復返

大概是三月裏的一天吧，我受了一點感冒，媽媽叫我留在家裏，不要到外面去亂跑，所以我無聊地坐在臥室裏舐大姆指，哥哥加利手裏拿着帽子，站在大門口招呼我，叫我一定要把那座紙板做的堡壘裝好。

「先把大門裝好，當心！不要倒翻了膠水！等我回來，我們就把城壘裝起來。」

他去了，表哥安得魯跟他一同去的，我站在窗前，意欲目送他們走過我們屋子前面的那片廣場，可是玻璃窗上結着薄薄一層底冰，我望不見他們就回轉身來，着手裝那幾扇大門。

那天下午，沒有人走到我的臥室裏來；隔了好久，我雖然不知是什麼時候，可是我覺得加利和安得魯早已應該回來；天色暗下來了，我再不能做下去，所以就走到外面去。

我去到了走廊裏，就看見客廳裏射出一絲悽淡底燈光，我躡手躡腳地走過去，我只聽見裏面有一陣深沉底聲音，好像問：我的媽媽是否住在這裏，女僕安娜抖顫地回答道：「不差，是住在這裏。」我鼓起勇氣，走了進去，我就看見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站立廳客的中間，這使我吃驚不小；帝俄的警察老是威風凜凜的。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啊！天啊！我不想信你的話！」

安娜和那警察立即把我扶到餐室裏去，他們倆吱吱喳喳講得很快，我一點兒也聽不出他們講些什麼，我所了解的，只有安娜的安慰，她叫我安靜一點，不要吵鬧，她把大茶檯上的那盞燈點着了，再吩咐廚役馬麗亞拿給我一杯熱茶和一碟櫻桃醬，她把那木盤放在我的面前，可是我急於要知道目前所發生的

一切事情，所以問了一連串底問題，熱茶和果醬果然是很可口的，可是我喝不下。

我問馬麗亞：加利怎樣還沒有回來，我對她說那座堡壘的大門都裝好了，可是馬麗亞說：媽媽要看我，所以她就帶我到媽媽的臥室裏去；我看見媽媽靜坐在椅子上，雙眉緊蹙，面色灰白，「加利和安得魯大約迷路了吧！可是他們爲甚麼還不回來？」我連奔帶走地跑過去，同時氣喘喘地問媽媽，於是她就很溫柔地告訴我。

「加利和安得魯到加溫去散步；（加溫是聖彼得堡的一部份，就在佛雪利島的一隅），安得魯很固執地要到結冰底河面上去玩，加利竭力反對，因爲那時候，已經是仲春季節了，河面上的冰日漸地開始融解了，可是安得魯不聽他的忠告，一定要到河面上去玩，他還沒走多少路，冰就破裂了，加利趕上去把他拖起來。」媽媽講到這裏就停了，我聽得很開心，一雙小手亂拍了一陣，啊！此後安得魯再也不敢嘲弄我們了；媽媽又說了：「寶貝！這是一件很動聽的故事吧！可是加利很疲乏，他再也不能回來了。」她不講了，我就嚶嚶啾啾地說：加利定會把這件事情從頭至尾詳細地告訴我，他講故事是很生動；媽媽說：

「寶貝！你還不懂嗎？他早已到天堂裏去了！你大概還記得，他很喜歡讀偉人的傳記，他有一點兒和他們相像。」

「可是他一定要回來啊！」我說：「你知道的，我只有他啊！」媽媽講的話我簡直不明白。

生活的壓迫

一九〇九年春季，媽媽把那女僕辭退了；我還記得安娜呆立在那隘狹陰暗底廚房裏，媽媽操着俄語向她解釋辭退她的苦衷，安娜面露驚訝底神色，留心地聽媽媽講，我看見隣居的那只小黃貓從窗口裏跳進來，牠把牠的臉兒貼着我的腳踝，撫摩了一會，叫了一陣，我知道牠要想吃奶了；安娜突然啜泣起來，媽媽很溫柔地對她說：

『不差，妳的工作很好，可是我的辭退妳，並不是爲了這一點，坦白地說，我再不能留妳，妳的工資我負擔不起。』

安娜了解媽媽的苦衷了，她便揮淚告別。

我們也走出了我們的家，渡過了瓦尼河，走到了尼夫斯基區，那時候，午餐底時間早已過了好久，我覺得腹中飢腸雷鳴，我們走到了菲列浦夫食品商店門口，媽媽就進去買了六只小肉餅，這種餅在油裏煎過，拿出來的時候還滾熱的，價錢雖不貴，滋味倒不差，我們站在櫃檯旁邊就吃，我的身旁站着一個又矮又胖的婦人，她穿着綢衣服，她買了十只小肉餅，獨自始開大嚼了，當時，我覺得很奇怪，我們兩個人只吃六只，她一個人倒要吃十只。

我們離開了尼夫斯基區，向基愛區信步走去，一路上，媽媽很沉默，而我也不覺得要講話，我們走到了一個公園裏，就坐在長椅上休息一會；那時候，差不多日落西山近黃昏了，我不知道媽媽身邊沒有錢了，我希望她多帶一點，那麼我們可以搭渡船回到佛雪利島去，因爲我的腳有點兒發痛，同時，腹中也飢餓異常；我們在公園後面的亭子裏喝了一點茶，吃了幾片餅乾，就走出公園預備回家去；媽媽並不提議搭渡船，我不得不勉強跟了她走；回到了家裏，我看見她小心地慢慢地轉動那門上的鑰匙，我看

得出，她有點兒躊躇底樣子；梯頭上掛着一盞小油燈，媽媽走上扶梯的時候，我看見她的臉上露着黯然的神色，噢！我明白了，她一定很疲乏；我也很疲乏，可是她的疲勞似乎跟我不同，好像和肉體沒有關係的；我伸長了頭頸，和她接吻，她的感情一向不現於形色的，可是此刻不同了，她也和我接吻，同時還說：『謝謝妳。』這真使我覺得奇怪。

我們在黑暗中摸索，走進了那間小廳，我首先去找火柴。

媽媽！有人到這裏來過。

地板上滿佈着泥污與灰塵，室內的一切家具都不翼而飛了，我急急忙忙地奔到餐室裏去，餐室遭遇了跟小廳同樣底命運，在二層樓的臥室裏，我看見一只鐵床，一堆被褥，和兩只衣箱，其他一切的東西都宣告失蹤了。

『媽媽！……………』

她站在我後面，手裏拿着一枝蠟燭，我迴轉身去，我看見她呆望着我出神。

『我有幾筆帳要付，可是我沒有現錢，不得只只得把家具抵償，今天下午，他們來把家具搬走了，事前我不忍把這件事告訴你。』

『搬走了……………』

我凝視着四壁出神，希望日常和我們作伴底那些東西在赭色的花紙上映出來，我的希望結果成爲泡影，『搬走了……………』那時候，我便立下了一個決心，此後決不再依戀身外之物了，我們所有的東西，爲數很有限，可是一旦跟牠們分離了，倒使我傷心萬分。

我發狂似地追想牠們，我從小便跟牠們相處在一塊兒，牠們雖不值多少錢，可是我不願放棄牠們；我媽媽的那只桃花木書桌和書櫥，我自己的那只胡桃木小衣櫥，那笨重底大菜檯，黃銅做底掛燈，都在我的腦海中不斷地迴旋；那桃花木小桌子裝着一排精巧底抽屜，抽屜裏還放着我初次學寫的幾首詩，媽媽的那只梳妝檯，裝着一面向前傾斜底鏡子，放在餐室一隅底那只碗碟櫥，裏面寶藏着我們所有的幾件銀器，此刻牠們都到那裏去了？『啊！媽媽！我們的書籍呢？』噢！書好好地在衣箱裏，他們沒有搬去，媽媽說：『書賣不起價錢。』

我們母女倆走進了臥室，我覺得我們已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鼓起勇氣跟環境搏鬥是我應盡的天責。

『媽！現在我們用不到三間屋子和一間廚房了。』

『妳說得不差！蒲比！我們就要離開這裏了，我把一切底帳目都付清了。』媽媽很鎮靜地回答我。

『我們搬到什麼地方去呢？』

『搬到一間沒有家具底屋子裏去！在佛雪利島上，我找不到租金比牠更便宜的房子，牠就在彼得區。』

我竭力設法忍住我的淚水，可是淚水不由我作主，牠們奪眶而出，簌簌地流下來了。彼得區既沒有碼頭，也沒船隻，牠跟我熟悉而喜歡去的地方離開得很遠。

『我！我！就不喜歡彼得區，除了來往底車輛，狹小底街道，雜鬧底市場，彼得區根本沒有好玩的地方。』

「那裏有一座很好玩底花園，離開我們的新屋不很遠。」

可是一座花園不足以安慰我那破碎底心靈。

你們時常談起窮困的苦痛，不差，你們也許能寫一篇洋洋數萬言底文章來討論貧窮的苦痛，可是你們要描寫一個向來豐衣足食底家庭突然受到飢寒交迫的這種苦痛，你們非得經過好幾年底細心考察，或是自己體驗過不可。

我們搬到彼得區裏去了；那座屋子就在一條骯髒不潔死氣沉沉底小巷裏，我們只租借了後面的一小間；那刻薄底房東太太看見我們把「家具」搬進去的時候，她那骯髒的臉兒上就露出一絲奸笑；這間狹小底屋子裏，放了一張鐵床，兩只衣箱，兩只廚房裏用底椅子，和一只從舊貨攤上買來底松板桌子，似乎已擁得滿坑滿谷了；媽媽在一只衣箱的蓋頭上，鋪好了被褥，就算我的臥床，還有一只衣箱充作碗櫥，書櫥。以及其他種種用途，至於我們的衣服，有的掛在鈎子上，有的放在那暫充床鋪底那只衣箱裏，在屋子的一隅，我們安放了一只汽油爐，目下我們的臥室跟廚房合併了；我們所有的「財產」都搬進來了，房東太太堅決地請媽媽到走廊裏去和她作一次簡短底談話，媽媽回到房間裏來，就伸手向錢袋裏摸索了一下，那時候，我只有十一歲，可是我很明白，房東太太要我們先付租金；付過租金，我們就到外面散步。

我們平平淡淡地度過了夏季，在這個夏季裏，我長成得很快，同時，常識也豐富得多了，現在我才知道，就是腹中飢腸雷鳴，決不要喊肚子餓，喊了也是徒然的；我也曉得，在我們新近認識底那班人面前，要沉默寡言笑；有時候，我們日常的食糧減少了一半，我也懂得切不可面露不悅之色，否則媽媽格

外要難受；穿衣服的時候，我也小心得多了，我知道，如果一不留神，就有撕破底可能，那麼又要費去媽媽底手脚，加上一塊補釘；我向來很貪吃的，可是現在我懂得這是不良底習慣，所以有時候，人家給我一個甜饅頭，或是一粒太妃糖，我也曉得婉言謝絕，可是我還不明白什麼叫做「節儉」。

在夏末秋初的一天早上，媽媽對我說，今天她要出去；走到了門口，她又迴轉身來說：『我希望你不要跑出去，順便告訴你，我深信我們的環境就可以轉好一些了！……我很快活，你的確是一個好孩子！』

媽媽出去了好久了，可是我還不能安心地念書，她最後的那句話縈迴在我的腦海中，這是稀有底讚揚，她從來不肯誇獎別人的，所以我懷疑，我是否值得她的嘉許；我渴望着去搭一次馬車，我也屢次要求她伴我到「夏園」裏去玩一次，可是因為車資很貴，所以她沒有答應我，當然，我一定啜泣過，抱怨過，我記得，有時候，我蹣跚在衣箱蓋上，把我的臉兒轉向了牆壁，只當她不在家裏；然而她倒說我是一個「好孩子」，我豈不要覺得慚愧嗎？

真的，我們要跟彼得區告別了；當時媽媽沒有把詳細底情形告訴我，後來我才知道媽媽跟人家打官司勝訴了，因此可以拿到一筆錢；那天晚上，她同我到菜館裏去飽食一頓，當時我不明真相，所以懷懼叢生，興奮過度，回到家裏，就覺得滿身不舒適。

我們果真又搬到佛雪利島上去了；我們的境遇還沒有十分地轉好，所以租不起一統層，我們就在第十一條街上的一座屋子裏租借了幾間，這座屋子共有六層，每層都有一條很長底走廊，這裏的租戶很嘈雜，幸而房門都是雙重的；從我們臥室裏那扇小窗裏望出去，就隱約地可以看見尼瓦河上底景色；講到

家具，除了我們從彼得區帶來底幾件東西之外，就沒有什麼了，可是我們總算有了一個家，同時，衣服也不生問題了：我們目下居住的那座房子面臨着第十條街上那所大學校的後半部，那裏的大學生不久知道我的母親能教英文的，所以我們的那張收支時虞不能相抵底預算表中再加上了若干小時的教薪。

可是我早已安於貧窮了，那時候，我即使身穿破舊底柳條布衣衫，足登帆布鞋，有人帶我到皇宮裏去，我也會跟了他就走。

永別了爸爸

我父親的家族跟我們很疏遠，有幾個我只知道他們的姓名，連面都沒有見過，他們都各自爲政，互相不通聲氣，一個小兒子的子女他們尤其無暇顧及了。

我父親的上代，大約在一八七〇年的時候，就移居到聖彼得堡的北部，一七九三年喀德鄰一世（Catherine the Great）所賜予我們的一位祖先底那些地產，就在地威爾城附近，目下，這些地產依然由我的一位叔父執掌，可是根本沒有人住在那裏了；我們的親族雖然在帝俄居住了一百多年，可是還沒有根深蒂固底基礎，後來，他們靈機一轉，就搬到了聖彼得堡來，這個國際大都市的確值得他們留戀；後來我才曉得，他們搬到聖彼得堡來之前，他們的生活簡直跟流浪底猶太人差不多，起初他們從西班牙流浪到薩克森，再從薩克森流浪到奧地利亞，最後，才從奧地利亞流浪到帝俄，我的幾位伯伯和叔叔都很歡喜把這種流浪生活底故事娓娓不倦地講給我聽，可惜我不常遇見他們，有一次他們對我說！『我們好像是吉普息人（一種飄泊流蕩底東方民族），把歐洲當做一個大帳幕。』

我的祖母一共生有十三位兒女，她的九個兒子，除了我的爸爸之外，都是雄糾糾氣昂昂的軍人，我的爸爸也入過伍，可是他是不喜歡軍隊的生活，所以不久就脫離了軍隊，開始研究科學，他很努力，埋首苦幹了好幾年，就成爲一位全國聞名底科學家；可是說起來很奇怪，我根本不認識他。

一九一二的春初，他生起病來了，我從姑母喀德鄰那裏無意中得到了這個消息，他談起爸爸在大學校裏所做的工作，她也談起爸爸私人設立底那所化學專門學校，姑母說：「他只招收富有天才底學生悉心地教導他們，而向不取費；真的，我知道他曾買了鞋子送給他的學生，否則他們就不能到校上課，你的爸爸真是博學多識，他對於科學和文學都有研究，當然，你也曾讀過他的「尤立西斯」（書名）」不差，我讀過的，我很喜歡這本書，可是我不能把書中的疑點向他提出來討論。

五月初，爸爸溘然長逝了。

我去參加他的葬禮，只看那久經風霜底墓地瀰漫荒涼陰沉底氣氛，古墓上石板的隙縫中點綴着幾簇小青草，高大底橡樹脚下拴着幾匹白馬，寂靜莊嚴底空氣中，震蕩着一陣讚美詩的淒涼歌聲。

我看見有人送來許多很大花圈，墓地的四周站着一羣親友，我也呆站着回憶爸爸生前所做的事業，後來有人講了一大篇讚美和哀悼的話，於是爸爸的靈柩就入土了。

革命的烽火

莫考佛亞街 (Mochovaya, Steet) 跟鮑爾許愛區 (Bolshoy Prshect) 相距很遠，可是在莫考佛亞街上我有一個朋友，她名叫加勃立愛莉 (Pabirelle)，我初次遇到她的時候是在華爾夫書店裏，我們倆

都要買喀萊爾 (Carlyle) 的「法國革命史」，可是店裏只剩一本了，我費了幾個月心血，才積蓄了一些錢，預備購買這本書，她既然也要買，我就讓她買吧！出於我意料之外，她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袖，說道：「你似乎很急於要讀這本書，你就買了去吧！我可以到圖書館裏去借一冊。」結果喀萊爾的「法國革命史」是我的了，我囁囁嚅嚅地向她稱謝，她問我姓什麼叫什麼，我說了我的姓名，她似乎聽見過我的姓名，噢！她曾遇見過我的叔叔阿利克司；她授給我一張名片，同時說：「如果你要跟我討論喀萊爾的作品，不妨時常到我家來玩玩。」

我到她家裏去過，不久我們便成爲很知己的朋友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初的一天，我去拜訪她；冬天的白晝是很短促的，我到她家裏去的時候，時光已經不早了，外面風雪交加，冷得使人發抖；一輛擠得水洩不通底電車把我帶到了尼夫斯基區，我看見警士們三五成羣地在街上往來巡邏，到處還有威風凜凜的憲兵，都直僵僵地騎在馬上，馬鞍上覆蓋着一張灰色底厚絨毯，他們的槍尖都擦得雪亮，看起來倒好像中古時代武士的彫像。

警士們在街頭上巡邏，這是司空見慣的，沒有人會注意他們；在這個月的月初，聖彼得堡已經發生幾次暴動，這種暴動都起因於食糧問題，本來我也不會注意到那些憲兵，可是他們的長槍簡直太引人注意了。

最後，我到了加勃立愛莉的家裏，我覺得她有點兒異樣，她非常底沉默和嚴肅，她學校裏的女學生都回去了，她得到一個消息，說大隊兵士已經搭火車向首都進發了，「又發生那種劫奪食糧底暴動嗎？」我問，可是她所答非所問地說道：「唉！我們希望局勢不要愈弄愈糟。」

砰！女僕坦茨突然推開了房門，直闖進來，嘴裏大聲地呼喊，『趕快把窗關起來！趕快地窗關起來！』她的肩頭上歪歪斜斜地披着一條破舊底綠色肩巾，她的雙目張得很大，臉上露出一種驚慌失措的神色。

『小姐！趕快把窗簾拉上了，克薩克騎兵開到了，看門的說，革命爆發了；他們正在放火焚燒民屋，皇宮——火車都停了，他們要餓死我們！他們要燒死我們！』

『啊！不知道我的媽媽怎樣了！她不在家裏，她在我姑母家裏。』我期期艾艾地說。

『妳姑母家裏有電話嗎？』

『有的！有的！四五五六！』

加勃立愛莉手裏拿着電話機，很鎮靜地站着等候對方的回音，坦莎立在門口搓弄她的披肩；不久，姑母喀德隣來接電話了，我就把聽筒從加勃立愛莉手裏拿過來，氣喘喘地問道：『媽媽在妳家裏嗎？』

『不！在一小時前，她已回去了，鮑立斯伴她一同去的，鮑立斯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正替她擔心；妳在什麼地方？』

『我在莫考佛亞街。』

『趕快回家去吧！』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誰知道啊！可是像妳這般年齡底女孩子，在這種時期決不可留在外面，不要走回去，搭馬車，電車沒……』講到這裏電話突然中斷了，我就對加勃立愛莉說：

「姑母說我不可以走回去。」

「妳以爲妳能走嗎？」她帶着譏諷的口氣反問我。

「加勃立愛莉！妳不應該對我這樣說啊！就因爲發了劫奪食糧底暴動，電車停駛，街上多了幾名警士，我就不能走嗎？」

「劫奪食糧底暴動！妳只曉得暴動，妳可知道嗎？目下的局勢不是這樣的簡單，」她很孟浪地阻止了我發言，而自己却發了一大篇牢騷，「這個國家好像一座很大底木屋，每一根柱子，每一根托樑，都腐爛到不可收拾地步，所以早遲要塌倒的，妳還要說什麼「暴動！暴動！」我雖說不定，我們將受到怎樣底遭遇，可是在這種擾攘不安底時局中，老百姓總是受苦，這是可斷言的！……不論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不必害怕；幾年之後，也許有人對妳說，妳的所以沒有享受過妳的青春，就因爲這些變動，可是妳不要相信他們；我們要奮鬥！我們不需要人家來可憐我們！」

我從窗幔的隙縫中向外窺探，只見街上死氣沉沉，哥薩克騎兵早已疾馳而過了；事後，我才知道，一九一七年三月中底那天晚上，聖彼得堡的各處起了重大的變化，不過一切驚心動魄底響聲，山崩土裂底暴風雨，都沒有在這貴族區莫考佛亞街附近施虐就算了，可是外面跟死城一般底沉寂，較之震耳欲聾的鬧聲，使我覺得更鬱悶和空虛，只有作一次長距離底徒步旅行才能解除我心中的煩悶。

「我要去了！我要走回去」我的眼睛看在別的地方，沒有注意到加勃立愛莉臉兒上焦急底神情，就這樣大聲地喊出來。

「我和坦莎會替妳找一輛馬車的，妳放心好了；如果路上有什麼事情發生，趕快伏在座位的下面。」

「她誤會了我的意思，很懇切地對我這樣講。

我們三個人走到了廣場上，只見門房裏燈火全無，空空如也，看門的早已杳如黃鶴不知去向，兩扇大門緊閉着，而且還下了門，坦莎喃喃喋喋地說道：「看門的倒很聰明，他也知道避兇趨吉。」「彼得格勒的看門人向來以機警聞名，他們聽見霹靂一聲響，就會抱頭亂竄。」加勃立愛莉很幽默地反駁她；坦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門門卸下，我們剛跨出門口的當兒，就聽見憂，憂，憂，一陣響聲，遠遠地看見一輛雪車從大街上衝下來，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堅持着走回去的那種主張了。

加勃立愛莉高聲地招呼那車夫，他就把車子停在人行道的旁邊；起先，他拒絕我們的要求，他說佛雪利島離開這裏太遠了。

「要是在早上，你這樣地推諉，我早已要去召一位警察來，」加勃立愛莉很堅決地可是也很客氣地說：「此刻我可不知道警察到那裏去了；我替這位女士担心，你年紀很大了，簡直有資格做他的祖父；她非回去不可，她的母親在家裏等得很心焦了，看在上帝面上，帶她回去吧！」

「算了！算了！我帶她去吧！」

我向加勃立愛莉道聲再會，就跨上了雪車，那車夫揮動他的馬鞭，軋！軋！軋！車子就向前轉動，不久，我們離開那沉寂底莫考佛亞街很遠了。

街燈還沒有熄，所以我能看得出沿途底景象；車子抵達了皇宮碼頭，那年老底車夫拚命鞭策他的馬，要牠跟騰雲駕霧一般地向前奔跑，那輛雪車所以顛簸得很利害，差不多有猝然傾倒的危險；在我的左面，我看見那座富麗堂皇的冬宮被一層憂雲慘霧所籠罩着；後來我知道，立坦尼區裏中央刑事法庭的那

座大廈，就在那時候被人家縱火焚燒，可是皇宮碼頭跟平日一樣，根本沒有什麼變動；一路上我看見許多運貨汽車，擠滿着武裝軍隊和平民，疾馳而過，到處還飄揚着許多紅色的旗幟，同時還有幾個驚慌失措底婦女沿着人行道抱頭亂竄，急急如喪家之犬；在尼古拉司橋脚下，站着一羣身穿黑衣服底男子，其中有一個突然向我們的雪車注視一下，他好像是一個工人，他的容貌並不怕人，可是他的臉上露着飢餓的神色，車子過了橋，我心中倒有點害怕起來了；那車夫迴轉身來，對我說道：「革命！這就是革命！」

不久，鮑爾許愛區就在目前了，我把我寓所的門牌號數告訴了他。

『不要到那裏去了！』隔了幾分鐘，他才含糊不清地說：『那裏正在大火啊！小姐！你看，燒得多麼有趣啊！跟放焰火差不多。』他一面講一面鞭策那匹馬；我向前望去，只見一片火光；馬好像發了狂，亡命地向前奔；『到了！到了！停下來吧！你看清了沒有？警察局正在火燒啊！』

我付過了車錢就向屋子裏奔進去；電梯壞了，看門的也不見了，撻！撻！撻！我一口氣奔上了六層樓，我忘記了我身上帶着鑰匙，舉起手來敲門；走出來開門的是我的媽媽，『妳回來了，我很快活，』她跟平時一樣，很安詳地招呼我，『鮑立斯伴我回來的；這裏非常冷靜，女僕已不告而別，她把她所有的東西也帶走了；他們已開始放火焚燒房屋了。』

『是的。』這是我的答復。

我們母女倆都默無聲地站在窗前，只見對面的警察局被一團火焰包圍着，救火員都不知去向了，這座屋子也許注定好要被燬於火，所以牠逃不掉命運底支配。

那天晚上，我們沒有上床，我想聖彼得堡的居民大多沒有入睡吧！到了明天早上，我們家裏的自來水壞了，後來出去一問，才知道全城都沒有自來水了。

媽媽看不見光明的重現了！

從連續不斷地謠傳中，我們聽說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Brest-litvsk）已經簽訂好了，全歐震蕩着和平底鐘聲，可是隔了好久之後，我們才知道這一陣鐘聲帶給我們一些什麼東西，那時候，我們的新聞紙上所討論的無非是麵包問題；我們依舊住在佛雪利島上，我們四週底環境危險不堪，所以我們不敢出外作一次愉快底遠足，那時候，我們甚至於認為橋樑和冷落底街道都不是安全底地方，機關槍底軋軋聲雖然早已停止了，可是清脆底步槍聲，在黑暗底晚上，偶然還聽得見。

可是那時候又發生了一個極嚴重底問題，那就是食糧底缺乏；房租已經取消了，本來媽媽按月可以向皇家高等法院裏拿到一些錢，以充日常的開支，這種津貼為數雖很有有限，可是在革命剛爆發底第一天也就宣告停止了，許多有錢的人們雖然再也不能到銀行裏去提取存款，可是他們可以把家裏值錢底東西變賣，以資糊口，我們也有我們的財產，可是我們全部的財產值不了多少錢，有幾個皇室的貴族出賣他們的皮大衣，銀碟子，以及珍珠寶石，他們依然買得起精美可口底食品，可是我們只有幾只銀羹調和一些零零碎碎底小飾物，就是一齊變賣了，也不足以維持我們一個月之用，還有許多人絞盡腦汁，設法出亡到別的地方去，這種冒險底舉動，我們又辦不到。

『我們是逃不掉的，』媽媽說：『我們只好咬緊牙根度過這個難關；這並不是表示我有勇氣，我是

一個平凡底女子，可是除了聽天由命之外，我們有什麼方法可想呢？」

那時候，我早已把我的日常功課置之腦後，往常每天早上我要看一份報紙，可是此刻我們那裏還有餘錢來買報紙呢？簡括地說，我們的日常生活起了一個絕大底變動，我已忘記我四周底一切，可是我很感謝上帝，他賜予我一位博學底母親；她鼓勵我耐心地等待曙光底透露，她說：『就是在飢寒交迫之下，暗無天日底時候，我們還是要埋首苦幹，那麼我們的生活才有意義，蒲比！你要耐心地等待着，總有一天光明會重臨大地的！』

我們的室內只有兩只鐵床和兩只衣箱，房門上還裝着一把很大底掛鎖，我們整天枯坐在臥室裏，倒從未有人來煩擾過；紅軍往往半夜三更出來搜索民屋，可是他們到沒光顧過我們的臥室；我們公寓裏的司閘早已不知去向了，任何人都能闖進來，普通的鎖根本沒有用，所以我們裝了一把很大的掛鎖。

接生婆安娜·斐杜羅夫娜（Anna Feodorovna）跟我們住在同一所公寓裏，她差不多有五十歲了，她是一個目不識丁底鄉村婦女，可是她倒很熱心，她替我在一家書店裏找到了一件工作，她的姪女也在那裏做事；有好幾位出版商依然留在彼得格勒，可是雇用我底那月書坊倒是新開的，我們的老板想把歐洲的文學作品介紹給俄國的平民，他在一座極古舊底大廈裏租借了幾間屋子，就算是他的寫字間；我初次去和他接洽的時候，一走進他的寫字間，只見室內堆滿着紙頭和古代的文學作品；那老板的身軀很矮小，他的上脣留着一簇黃赤色的短鬚，他首先問我是否懂得英文，這裏的職員都不懂英文的；他叫我跟了他走進另外一間屋子裏去，紙頭和書籍把這裏屋擠得滿坑滿谷，到了這裏，他叫把幾首英文詩譯成俄文；譯完之後，我就交給他，他看了之後，就大聲地說：『她能做的！好極了！』靠窗口站着一位校

對，他正在校樣，他聽見老板大聲地喊好，就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也說：『好極了！』『把書籍給她，同時，把我們酬報的標準也告訴她。』老板對他這樣說。

我把書籍的名稱約略地看了一下，有的是哥爾利治(Calderidge)的作品，有的是斯文本(Swinburne)的作品，有的是羅倫(Byron)的作品，有一本是馬考來(Mrcanlay)的「羅馬古代的短詩」，我問道：『只有這一些嗎？』『是的，只有這一些；你就把譯文用鉛筆寫在每一行的下面，可是請你寫得清楚一些。』這種工作的酬報大約是每六行一法尋，可是我看起來倒好像發了財一樣，『請你簽一個字。』他遞給我一張狹長底紙條，我就簽了我的名字，他沒有把我的簽字看一下，就說道：『你把這些書籍帶回來的時候，我們就付錢。』我兩臂挾了許多書籍，走出了尼夫斯基區。

二月裏底氣候，朔風凜冽寒氣透骨，我整天坐在床上工作；我們早已買不起手套了，我那凍得發紫底一雙手裹着絨布條以代替，『用鉛筆寫，可是要寫得清楚一些。』這是老板吩咐我的話，可是一枝鉛筆的代價較之麵粉還要貴，在一九一七年前，我買過一打鉛筆，現在還剩不多幾枝了；當我把斯文本的「日出歌」譯完的時候，我發覺我的鉛筆差不多要用光了。

我們沒有鐘，我整天不停地工作，直到室內的電燈都熄滅，我才知道已經過了半夜，那麼我在床的四周摸索一會，把鉛筆和書籍都安放好，然後上床，我陶醉在美麗底詞句和偉大底思想中，又過了一天；最後，帶來的那幾冊書都譯完，於是我再到尼夫司基區去一次，留着黃赤色短鬚底那店主人遞給我一張收據，我簽上一個字，就拿到了一些錢，回去的時候，我的兩臂下又挾着好幾冊書籍。

可是我第三次去的時候，情形就大相同了；那店主人早已不知去向，手裏拿着校樣和抄本底那些職

員，在寫字間裏跑來跑去，根本不來理睬我，後來我到會計處去，把譯好的書籍，交給那會計員，不料他把書本向旁一推，說道：『妳不用來了！妳不用來了！』他講這兩句話的時候，好像有一點不耐煩底神氣，『他們還沒有把錢付給我呢！』我鼓起了勇氣答復他，他向我上下打量一會，然後說道：『把這些書本留在這裏，妳明天再來一次，好不好？決沒有人把牠們吃掉的！』明天我的確再去一次，可是發覺那書店的大門緊閉，門上貼着一張簡短底通告，宣佈這書店倒閉了。

『不要急！孩子！』安娜不願我受到失業的苦惱，她沉思了一會，才這樣地安慰我，『我們總有法子想的，到醫院裏去做事吧！我們那裏正需要一個能寫寫底人。』

我送了一封自薦信到那醫院裏去；那時候的局勢混亂異常，所以安娜也無能為力，那醫院裏的董事費了兩星期的時間來審核我的自薦書，這兩個星期好像是我的生死關頭。

那時候差不多是四月末的天氣了，那冬天！飢寒黑暗底冬天！早已過去了，尼瓦河上的大冰塊也早已消失了，我看見嬌嫩青翠底野草從人行道上的裂縫中慢慢地鑽出來，鮑爾許愛區裏的樹木也都正在發芽，四月底環境都充滿着生氣，所以我的心中也油然而生一種新底希望，可是殘酷底冬天把許多人的健康帶走了，慈愛底春天沒有方法把牠奪回來；過了一個冬季媽媽已憔悴得不成樣子，她的面色蒼白，四肢無力，她從樓下走到樓上就喘不過氣來。

最後消息傳來，據說我已蒙董事會核准；不久我就到證券交易所設立的醫院裏去服務，他們派我在掛號處工作，我對於我的職務茫無頭緒，可是那看護婦長說，能找到一個會動動筆底人，已經算是上上大吉了；我的薪水很微薄，可是在那時候，職位底優劣，並不以金錢上的酬報為標準；我找到了那個職

位之後，便有豐富底口糧——玉蜀黍，麵粉，煉乳，有時候，我們還有一點兒糖；我就在分派口糧底下
一天開始工作，那看護婦長替我設法預支下一期的口糧，可是她沒有辦到；每隔兩星期分派口糧一次，
這是當局所規定的，所以我不得不伸長了頭頸，耐心地等候十三天，在這兩星期中——從四月十九日到
五月二號，我簡單直覺得度日如年。

我有了工作做，便覺得安心得多，安娜的姊姊在莫斯科突然生起病來了，安娜東奔西走設法弄到了一張火車票，立即到莫斯科去看她的姊姊，在鮑爾許愛區裏，除了安娜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知己底朋友了，所以她走了之後，我們便覺得異常寂寞；『到了五月二號，』我時常不斷地自言自語，『我可以讓媽媽飽餐一頓；不久夏天就要到了，今年的冬季裏，我們的境況總可以轉好一些吧！』

五月二號的清晨，媽媽躺在床上，我靠窗口站着，看見廣場上的丁香樹正在發芽，我對媽媽說，『到了丁香花盛開底時候，我希望我們總可搬到底層去住了。』我們的寓所裏有一位老太太，我出外工作的時候，她很熱心地來照顧我的母親，所以我預備把我口糧的三分之一送給她；我帶了一只空袋，就出去工作了。

那天的工作很繁忙，到了晚上七點鐘，我才下班；下班之後，我就拿到我的一份口糧，我滿心歡喜地帶了回家去；走到大門口，我看見房屋委員會的主席從裏面走出來，他就招呼我。

『你們住兩整間屋子，是不是？現在妳的媽媽死了，妳不得不去找小一點的住所了。』

『讓我上樓去！』我就向樓上跑，可是他一把拖住我；

『我們早已把她送到驗屍所去了，就在證券交易所設立的那所醫院裏，噢！妳不是就在那裏工作嗎』

？我忘了，沒有早一點通知妳。」

我懷一個破碎底心靈，拖曳着沉重底脚步，回到了醫院裏，那天晚上，我就在會議室裏的長檯上坐了一夜，等待了兩星期才拿到底一袋口糧，現在沒有人享受了；那看護婦長很諒解我，所以不來干涉我，四周的人，較之平日仁慈得多了，可是那時候，我對於他們的仁慈無動於中。

黨權高於一切·黨員至尊無上

我的職業果然很高尙，我的衣食也無虞匱乏，可是我形單影隻無家可歸；大約在一星期之後吧，一個憔悴瘦削面色蒼白底病人——也是一位化學家的妻子——走到我的寫字檯旁邊來，她對我悄聲地說：她的家裏有一間空屋，這個好消息使我覺得非常愉快，我立即搬到她的家裏去，一間狹隘骯髒底小室就算是我的家；他們夫婦倆心地的仁慈懇摯非筆墨所能形容，我要給他們金錢或是食品算做我的房租，可是他們堅決地謝絕，無論怎樣不肯接受。

我在醫院裏的職務很簡單，每一個外來的病人都有一張卡片，這種卡片依照字母的次序用文件夾保存起來，我的寫字檯上有好幾只鴿籠式底架子，每一只架子上面貼着一張簽條，上面寫着「肺癆科」，「皮膚科」，「眼科」，「牙科」等等字樣，病人來院治療，我就把他或她的卡片從文件夾裏抽出來，放到一只適當的架子裏去；各科的醫生來了之後，看護小姐到我寫字間裏來，把這些卡片拿去，於是病人就依次到診療室裏去看病；掛號處的辦公時間到下午六點鐘為止，可是辦公時間過了之後，我還要把卡片上醫生所寫病情摘錄下來做報告書，醫生們的字蹟總是潦草不堪的，我往往費去兩三個點鐘，才能

寫完那些報告書。

我在醫院裏工作了三個月之後，這種毫無變化的工作使我那破碎底心靈麻木了，病人好像是卡片，不過能開口講話就算了；我那寫字檯的後面，掛着一面灰塵寸積底鏡子，有一天早上，一位瑣事多忙底看護小姐，不知道怎樣，忽然心血來潮，把那面鏡子揩擦得纖塵不染。我一走進我的寫字間，便看見我的臉兒反映在那鏡子裏，啊！我還沒有滿二十一歲，爲甚麼我的臉兒已經這樣地憔悴蒼老冷酷無情了？這真使我吃驚不小。

『我每天見到的是什麼？』我每天見到的是一羣混身藥水氣味底男女病人，有的很沉默，有的時常喃喃鳴不平，我認爲他們不如變成各種顏色不同底卡片爲妙，這表示我的心情變了，我已變成了一個麻木不仁冷酷無情底自我了，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心脾暴躁，可是我怎樣會變成這種樣子，我自己也莫明其所以然。

有一天早上，一位看護小姐昂視闊步地闖進我的寫字間裏來，我很明白她是怎樣底一位人物，她是一位很激烈底共產黨員，她不愛整潔，不守時刻，她對於醫院裏所訂立的一切規則都不遵守，看護長見了她也老是頭痛，可是她是黨員，所以院務委員會裏也有她的名字，她對於一切人事的進出，都有顧問的權利，所以看護長無論如何不能藉口把她撤職。

屏風底四周站着一羣病人，她推開了他們，擠到我的寫字檯前面，她帶着命令式底口氣，神氣活現地說道：『我的牙齒痛得很利害，讓我先看一看牙科醫生，妳可知道？今天我很忙啊！』

一個撐着拐杖底病人站在我的面前，我正急急忙忙地替他填寫卡片，所以沒有工夫去答復她的無理

要求；隔了一二分鐘，我突然聽見砰一響，她怒氣沖沖地緊握着拳頭，向我的寫字檯上重重地敲一下，四周的病人都嚇得一跳，噹啷！檯子上的一只卡片夾也落在地上了，我的助手就把牠拾了起來，那時候，我心裏憤怒極了，可是她是黨員啊！我不得不容忍！

「伊范諾夫，你的卡片填好了，其次是誰啊？快一點走過來。」

「替我寫下來，我要看牙科醫生。」她講這兩句話的時候大有非照辦不可底態度，於是我不得不發言了。

「請妳立即離開這裏，否則我要去請院長來了！」

「唔！妳要去請院長嗎？好！妳實行怠工了嗎？我整天地工作，我不能悉聽尊便啊！趕快寫下來，我要看牙科醫生。」

她的旁邊站着一位老太太，她的左臂挽着一條綑帶；這位黨員小姐又舉起手來，預備再把檯子敲一下，表示她的威風，可是她的拳頭沒有擊中檯子，落到了那挽着綑帶底手臂上去，「啊啲！好痛啊！」我聽見一陣含糊不清底呻吟聲，那黨員小姐大聲地怒叱道：「妳裝腔作態做什麼？有了這幾條綑帶，妳就以爲妳是一位女英雄嗎？妳這個醜人多作怪底老太婆！」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舉起手來，照準了她那塗着厚厚一層脂粉底面頰，就是啪的一下，她向後退了幾步，一手捧着她的面頰，迴轉身去，她向外面跑，一面大聲地呼喊：「快來捉兇手！」

我憤怒極了，覺得混身有點兒發燒，我的一雙手也抖不停；我的寫字間裏大約有五六十個病人，可是室內鴉雀無聲沉寂異常，不久，這種異乎尋常底沉寂就被院長的聲音所打破，我們的院長是一個又

矮又胖底中年婦人，她本來有點兒大驚小怪的，剛走到門口，就大聲地說道：『什麼事情，我想妳決不會打她吧！』

室內的病人都默不出聲，雖然他們儘可以同聲地說『是的！』於是還可以博得院長和黨員小姐的歡心，可是他們都噤若寒蟬緘口無言；我鼓起了勇氣回答道：『不差，我的確打她的，她簡直太盛氣凌人了，而且還出言無狀，她雖然並不是侮辱我，可是她太對不起一位病人——一位老太太。』

於是院長立即召集一次院務會議，會議的結果，要我向她道歉，我知道如果我不向她道歉，我定要受到相當底責罰，可是我堅決地拒絕，我想我爲甚麼要向她道歉呢？然而此後那只「野貓」就不敢到掛號室裏來了，一位看護小姐替她填好了卡片，讓她去看牙科醫生，可是這就跟我不無涉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裏之後，才知道那化學家跟他的夫人就要離開聖彼得堡了，政府派他到南部去做事，他那裏敢違抗呢？他只有四十八個小時可以整理他的行裝，他的妻子啜泣一夜，她託我替她保存一件東西——一條從波斯買來的披肩；他們的寓所已經被房屋委員會接去了，她嗚嗚咽咽地對我說道：『現在妳不得不離開這裏了，妳只好另想別法吧！唉！我們簡直愛莫能助。』

他們夫婦倆束裝就道底那一天，我一到醫院裏，便看見一位看護小姐坐在我的寫字檯上，我知道她的脾氣是很粗暴的，她說她是來代替我的，我沒有說什麼，就去看那看護長。

『我不得不服從上級的命令啊！』她以手帕掩着鼻子，嗚嗚咽咽地說，『妳可以預先領兩星期的口糧！我覺得妳一定能找到別的事情，如果妳的境況不好，有時候，我也許可以替妳設法一二磅麵包；請妳時常跟我通通信，好嗎？』講到這裏，她又抽出她的手帕來了；我很明白，如果她有權力的話，我決

不會宣告失業的，我熱烈地感謝她一陣，便拖曳着沉重底脚步，走出了那醫院。

X 夫人

再隔六小時，黑夜就要降臨了，換句話說，我要在這六小時中去找我一個家；我到房屋委員會的會所裏去了一次，又浪費了一小時，他們雖不粗暴，可是也不見得怎樣仁慈，他們根本沒有房屋可以供給我住，『妳工作的地方可以住嗎？』一位面容較為和善一些底職員說：『他們理應供給妳住宿底場所啊！』我告訴他，我業已宣告失業，他聽了便搖搖頭聳聳肩膀，表示那是沒有辦法了，好像失業的人們只能自己打算，別人不會幫助他們的，事實上，就是有職業的人去求助於房屋委員會，他們也要跟我一樣地感覺到失望的。

我走到前皇家礦學研究院的大廈門前，我的心中突然湧起一陣無限底感情，我站停了，出神地沉思着；我想起來了，我父親生前曾經在這裏服務過好幾年，目下這座大廈似乎有點兒死氣沉沉底模樣，門房裏看不見身穿制服底司閘人，廣場上也沒有學生挾着書本散步。

突然，我看見一位老太太從裏面走出來，她的身材適中，她的臉兒是圓圓的，可是面色蒼白形容憔悴，她穿一件很寬大底皮外套，肩頭上還披着一條很厚底灰色肩巾，她拖曳着沉重底脚步走過來，她的手插在一隻破舊不堪底羊皮暖手筒裏，她沒有注意到我，可是我走上前去招呼她。

『夫人！請問妳，妳可知道X夫人是否依舊住在此地嗎？』

我理應先問她，她那暖手筒裏有沒有藏着炸彈；她聽見了『X夫人』這名字，就嚇得一跳，暖手

筒跌在地上也不知道，她踉踉跄跄地向後退了幾步，她那青筋凸起底一雙手捧住了她的臉兒。

『我就是X夫人，』她含糊不清地說：『妳問她做什麼？』

從前我沒有遇見過她，她那黑包底頭巾，失神底雙目，以及重濁不清底語音都使人望而生畏；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這種唐突底舉動真使我吃驚不小；我囁囁嚅嚅地告訴她，我是誰，我叫什麼名字，誰是我的爸爸，她留神地聽着，可是她面部的表情依然沒有改變，聽我講完之後，她才把抓住我手腕底那隻手放鬆，再把跌在地上的那隻手筒拾了起來。

『妳爲甚麼不早一點說明白啊？』她突然講起法文來了，『妳把我這個可憐底老太婆嚇昏了，我以爲妳是我們的敵人；當然囉，我認識妳的爸爸的，他跟我那可憐底丈夫是知己朋友啊！唉！人生是多麼底淒涼啊！妳的容貌很像妳的爸爸，現在妳住在什麼地方？』

本來我是失望了，我預備忍受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底苦痛，現在她最後的那個問題使我覺得，我的前途透露着一絲希望，我就把我所處底苦境直言無隱地告訴她。

『妳住到這裏來好了，我一個人佔着很大底一統層，共計有十二間房子，可是沒有僕役收拾，妳就來吧！』

那十二間屋子都很寬敞高大，有幾間還剩留着幾件家具，有的空無所有，只見灰塵寸積蛛網滿佈，這種淒涼境況，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休息室裏裝着一只小火爐，室內烟霧瀰漫，熏得我眼睛張不開，氣也透不過來，X夫人說，今天早上，生過爐子，所以會如此，可是室內依然陰沉沉地冷得使人發抖，我抽出手帕來擦擦我的眼睛，我才看清楚室內的一切，裝着絲絨套子底椅子和沙發，桌子和地板，都積

牆厚底一層灰塵，掛在牆上底像片和鏡子都熏得變色了，一只很大底桌子上堆滿着鍋子，碟子，杯子和幾只缺嘴斷柄底茶壺，一切東西都骯髒不堪，每一只茶杯的底裏都黏着厚厚一層深黃色底沉澱，唉！我顧不得這許多了，現在我總算有了暫時棲身的場所，塵埃和垢污日後可以設法清除的。

我急急忙忙地跑到醫院裏去，把我的遭遇告訴了那看護長；不到一小時，我就回來，帶着一大堆東西——我所有的全部「財產」和一袋口糧，我一走進那休息室，X夫人就立起身來招呼我；唉！她的舉動果然有點兒神妙莫測，可是她的心地是很慈祥的。

我把我的大包小裹安放在一只東西堆得小一些底桌子上，她早已替我預備好一杯用楊梅葉泡製底「茶」，我一面喝，一面說我要找一點事情做。

我無意地說了這句話，那裏知道她聽了就不大不高興，她帶着憂鬱底口氣說道：「芸芸衆生，有的正在做事，有的正在找事做，可是大半底事情都是毫無價值的。」當然囉！她的事情跟別人不同的！

「妳到這裏來跟我一塊兒住，我真覺得三生有幸，現在我們可以開始合作了，可是妳我之間決不可稍存芥蒂。」她很迅速地吃完了最後一個小饅頭，呆望着我出神，面上露出一種滿意底神情；我不明白她的用意何在，她的言語行動，我都莫測高深，可是我並不害怕，我只覺得奇怪而已，所以當時我沒有說什麼，後來她開始解釋了。

「我的父親是醫生，這件東西是他的，這裏頭裝滿着各種效驗如神底毒藥，我正利用牠們來打倒一切惡魔。」她突然把一只破舊底皮箱打開來，我看見裏面有一排一排灰色玻璃瓶，瓶裏裝着形狀不同顏色各殊底丸藥，我想牠們也許是很危險底毒藥也許是毫無害處底藥品，可是我以為不要立即加以批評為

妙，X夫人拿起一只小玻璃瓶，很親切地撫弄了一會兒。

「特殊」階級的「特權」

我整天東奔西走找職業，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結果找到幾件事情，可是那時候，世界上似乎再也沒有穩固永久底職業了，那些事情都是暫時的短促的，今天在這裏服役，明天不知道要到那裏去工作，這種朝不保夕底職業真使我啼笑皆非；最初，我在第三條街上掃了兩天雪，後來，我在麵包店裏切了一天麵包，因為那店裏的切麵包的人割破了手指不能工作，所以我代替他一天，我也替人家照顧過空屋，因為看屋的人到醫院裏去了，過了幾天，他病愈出院，我就到別處去另想他法。

大概在十二月裏的一天下午吧，我奔走了好幾個鐘點，依舊找不到事情做，我拖曳着沉重底脚步，回到那灰塵寸積底休息室裏，近乎有一個多星期了，我沒有找到過一件臨時底職業；那天朔風怒號寒氣逼人，小爐子裏的燃料差不多要燒完了，我那雙凍僵底手抖顫顫地拿着幾根木柴加下去，木柴很潮濕，而火柴又所剩無幾了，我不得不擡節，可是我劃到最後一根，方才把木柴點着。

我蹲伏在爐子邊取暖，我呆望着那油綠色底火舌出神，突然，我的心中湧起一陣無限底悲哀，我一會兒怨恨自己生不逢辰一會兒可憐我的身世飄零，我自言自語道：『這種情形不久就會消滅的，我總會得見雨過天青的日子。』如果你沒有工作做，你就得餓死，可是那裏有工作給你做呢？我也曾到過各個職業介紹所去，我對他們說，我願意當充一名打打雜差底女傭，可是大概因為我的體力太衰弱吧，他們老是聳聳肩膀，說道：『你瞧，妳是多麼的柔弱，怎能担任這種繁重底工作！』我知道我自己能做任何

事情，我懷着滿腔熱血，我要生活下去，我要奮鬥！努力地奮鬥！可是照那時候底環境看來，他們似乎不要我生活下去，所以我的努力，我的奮鬥，結果老是等於零，起初，我懷着種種希望，可是終於都漸漸地變成了泡影，我失望嗎？我氣餒嗎？不！決不！

那時候，我已經二十一歲了；我爲了我的職業問題，曾經流過好幾次傷心之淚，真的，有時候，流淚的確是一件很暢快底事情，我心中滿腔底憂鬱都從淚水中發洩出來，我痛哭，我讓淚水流一個暢快，哭！哭！哭！哭到後來，我覺得老是痛哭流淚是無補於事的，我馬上揩乾了淚痕，重行鼓起勇氣，再和環境搏鬥一下。

X夫人回來了，我抬起頭來，看見她頭高高氣昂昂地走進來；她走起路來老是牛行蝸步拖拖曳曳的，怎樣會突然地改變了？這倒使我驚訝萬分。

『謝天謝地！我到底把他捉住了！』她拍手歡呼，大聲地告訴我，『妳瞧！他躲藏在大菜間裏，我看見了就把門鎖起來，看他還逃得走嗎？可是一霎眼也許就會發生變化，我們立刻動手吧！別呆坐着不動，他是挺狡猾的，趕快來吧！』

我明白了，又有一只蝙蝠飛進了X夫人的「堡壘」裏去來，我看見她這樣地大驚小怪，跳起身來跟了她就走。

『妳沒有聽見我說過嗎？那「惡魔」已經鑽到家具裏去了，我們如果不立即動手，可怕底事情也許就在眼前了，我們必須把每一件東西都搬到屋子外面去，暫時在廣場上堆一堆，如果有人把我的東西搬走，我也顧不得了，好在那「惡魔」會給他們一個極好底教訓，我不願意把那「惡魔」留在我的屋子

裏。」

我們備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笨重底桃花木桌子慢慢地搬下了樓梯，到了樓下我們早已喘不過氣來了，可是固執底X夫人非要把牠搬到廣場的中心不肯罷手；結果我們就把牠移置在廣場的中心，外面雖然朔風怒號冰雪遍地，可是晶瑩底汗珠却簌簌地從我們的額角上流下來，搬好了桌子，我們就回到屋子裏去搬椅子，搬到第六只椅子，不知道怎樣的，我摔痛了我的腰，X夫人吱吱喳喳地抱怨了一陣，就一個人完成這件工作，她回到休息室裏來的時候，我看見她氣喘喘汗如雨下，她的臉上却露着一絲勝利底微笑。

後來，那「惡魔」愈鬧愈兇了，整個一統層變成了他的棲息之所，今天鑽在這裏，明天忽然躲到那裏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們把臥室裏的家具都搬出去了，我們天天把東西堆到那廣場上去，可是廣場上的那堆東西却一天一天地減少，那時候，有許多人往往趁別人發狂的時候，就從中取利，那些破舊底家具雖不值多少錢，可是用以充作燃料，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那「惡魔」在底層裏鬧了一陣，差不多把全部家具都出清之後，他就開始向休息室「進攻」；最後，我們的家具完全搬光，我們只得坐在手提皮包上，我的一堆被褥就舖在灰塵寸積地板上，我的沙發和X夫人的鐵床早已搬出去了，於是他就不得不停止活動，到了那時候，X夫人才認爲大功告成，不勝雀躍之至。

聖誕節就要來了，我跟X夫人住在一塊兒，已有五個星期之久了，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够在她那裏再住一星期，可是照那時候的環境看來，我非得另想別法不可，同時，我還要找一個職業才與。

我拖曳着沉重地脚步。慢慢地向皇家碼頭走去，同時，漠漠糊糊地沉思着，還有一處職業介紹所沒有去過；突然，我聽見一陣粗暴底聲音，在後面招呼我，「噲！你能用這種機器寫字嗎？」

我迴轉身來，不加思索地回答道：「你不是說打字嗎？我會的！我會的！」我想，當時如果有人問我，「你能造橋嗎？」我也會給他同樣底一個答復。

他似乎是一位「投機」份子，在新政體的怒潮澎湃中，他雖受過了都市文明的洗禮，可是依然脫不掉土頭土腦底村夫本色；「那麼你就來幫助我吧！我對於這種東西簡直莫明其妙。」我跟他走進了第八條街上一坐大廈的地下室，那是一間暫充寫字間底起居室，我看見一個髒骯懶散底女子從屋子的一隅走出來，她一面走，一面伸懶腰打呵欠，她的面色簡直可以跟博物館裏的蠟像相與媲美，她看見了我，就兩臂撐着腰，一言不發地站着不動，她那兩條銳利底目光釘住了我，混身上下地打量了一會；他領我到屋子的那一端去，那裏靠窗安放着一只寫字檯，檯子有一架生鏽底打字機，四周雜亂無章地堆着許多賬簿，紙屑，信封，墨水瓶，以及好幾張滿佈着紅色斑點底吸墨水紙；他含糊不清地說道：「寫字間裏很嘈雜，我甯願在自己家裏工作，」在兩星期前，他才找到目下這個職業，他把這架打字機帶到家裏來，還不滿一星期，可是他根本不會用。

「你是不是沒有職業嗎？好！我能給你一個職業，不過這是私人的，你明白嗎？你每天要從早上九點工作到下午四點，你願意嗎？膳食由我供給，有時候，我還可以給你一些錢。」

這種工作是否安全可靠？他有什麼東西要叫我用打字機打？我正在躊躇不決的當兒，他大聲地叱斥道：

「小姑娘！我早已告訴你了，這是私人的，願意做就做，不願意就算了，爲甚麼不乾脆地答復我？」結果，我接受了這件工作。史蒂潘簡直不會動筆，我看他簽他自己的名字也好像很費事，他的妻子當然也是一個目不識丁底女子，她對於滿佈字跡底紙張，都懷有絕大底猜疑，最初她好像一條忠心耿耿的狼狗，很留神地監視我的行動，後來她明白了，我是來幫助他丈夫工作的，並不是來搜索他們的廚房和櫃子的，於是她才放心，她給我一杯糖茶，一條塗着奶油底麵包捲，和一片很厚底香腸。

我首先開始清理那只寫字檯，亞茹菲愛（Agatha）坐在屋子的那一端，手裏拿着一些東西綴補，嘴裏不停地咀嚼，不到一小時，她又分給我一些東西當做點心，到了十二點鐘，她才立起身來預備午餐；牠給我一盆捲心菜湯，幾片香腸，好幾只馬鈴薯，和一块胡桃乳餅，我就用白開水把他們吞下去，啊！我好久沒有嘗到這些東西的滋味了！

那時候，聖彼得堡城裏依舊有雞蛋，奶油，沙丁魚，以及菓醬等等精美可口底食品，就是可可粉和巧克力也不少。不過老百姓一定要設法弄到醫生的藥方，才能到指定的「商店」裏去領取，譬如說，如果醫生斷定你有很嚴重底盲腸炎症或是肝肺氣病，那麼你就可以領到一罐挪威的沙丁魚或是一塊德國的巧克力，這種藥方由當局特派的醫生發給，不過，還要經負責官吏批准，方始生效；每一個區域內，都有一所特別指定底「商店」，專事發給藥方上所規定的食品，史蒂潘就是在管理佛雪利島這樣底一所「商店」。

當然，他把店裏的東西偷偷摸摸地帶回來，他們都是這樣的；有幾位醫生真是生財有道，他們專門出賣「藥方」，有許多人不惜付極高底代價，賄賂他們，購買他們的藥方，然後可以領到肥皂或是一塊

巧克力，因為非「特殊」階級的人民除了這條門路之外，別無他法可想；史蒂潘公然行竊毫無顧忌，有時候，他偷回來的東西，他們夫妻倆吃不完，用不掉；有一次，他給我一塊肥皂，同時，解說給我聽，這塊肥皂是從那裏來的，『如果我沒有留意，凡卡（Vanka）那小鬼早已要把他搶去了，他爲什麼還要拿？上一次有肥皂發下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拿了許多了，我曾經對他說過，下一次有肥皂來的時候，就要輪到我了，哈！哈！哈！我們都是賊伯伯！』

我的工作很單調乏味，總部送來了一張物品清單，我就得照樣打七份；到了晚上，史蒂潘帶着許多具領人的收據回來，他把他所侵吞底東西不是歸入遺失項，便是鄭重地聲明，說總部查點貨品的時候弄錯了；史蒂潘所有的文具裏面，就沒有備複寫紙，所以每一張清單，我非得打七次不可；不過這是無關緊要底細節，我自從到史蒂潘家裏來工作之後，我的膳食都一向很豐美；有一天亞茄菲愛看見我的鞋子破了，我的脚指都凍得發紫，她油然而生惻隱之心，她說：

『到了元旦那一天，我給你一磅奶油，你就可以把他去調換一雙氈鞋，可是你要記牢，如果有人抓住你，別老實告訴他，奶油是誰給你的！我想你一定不願意看見史蒂潘慘遭槍斃吧！』

鉗鐐入獄

X夫人把那「惡魔」驅逐出境，同時，把她的一切家具也全部搬出後，她就停止活動，有好幾天，我坐在她面前，她好像也不知道，她蹲伏在地板，她那一雙失神底眼睛注視着爐子出神，我帶回來底食品，不論什麼東西，她看見了拿來就向嘴裏塞；我帶回來底食品是很豐富的，而且種類也很多，味道也

很可口，可是X夫人的臉兒日見瘦削，顴骨愈形凸出，她那雙骯髒底手瘦得好像鷄腳，後來，她再也不能踉踉跄跄地走來走去了，我要出去工作，所以不能時常照顧她，而她也注意我，最後，我想我還是去跟我的雇主商議一下，我並不希望史蒂潘表示同情，可是我覺得亞茄非愛定會幫助我的。

一九一九年的大除夕，我發現X夫人坐在一堆骯髒不潔底毯子上，那時候，這一堆毯子已權充他的臥床：我看見她正在混身發抖，她一會緊握着她的拳頭，一會兒又放鬆了，同時嘴裏不停地說，她已找到那「惡魔」了。

真的，我對於X夫人身世的可憐，一掬同情之淚：也許就因為我憐憫她，所以心中不覺得害怕，否則，那天晚上我決不敢留在那休息室裏：X夫人嘴裏不絕地囁囁嚅嚅，我聽不出她說什麼，後來，蠟燭點完了，爐子裏的火也熄滅了，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天，所以便安然地入睡：當我醒來的時候，天還沒有破曉，室內黑暗異常，我聽見X夫人就在我身邊含糊不清地說：『現在我立刻要動手了！那「惡魔」鑽在你身上，滾出去！馬上滾出去！』她的聲音突然低得聽不清楚了，那時候，我害怕極了，『昨天我把手筒拾起來的時候，我聽有人清清楚楚地說：「把那女孩子趕出去！那麼你才獲得一次極大的勝利。』』講到這裏，她停了，突然我覺得她那骨嶙嶙底手抓住了我的右臂。

幸而那時候室內黑暗異常，要是當時我看見了她面部的表情，我也許要昏厥了，我想那「惡魔」也許吩咐她就在那時候把我置於死地，我怕極了，我立即跳起身來，我覺得她蹣跚地向後退，我用力掙扎，擺脫了她那抓住我右臂的手，便小心摸索，向門口走去，不到幾分鐘，我就跑出了那片廣場，那時候，我才看見東方有點兒發白。

黎明時候的寒風吹在我的臉上，使我覺得有點兒發痛，於是我的神志才清醒一點，我到那裏去呢？我想了好久，才想起史蒂潘和亞茹非愛，唉！我的神經簡直有點兒錯亂了！好！我就到他們家裏去吧！請他們設法幫助那可憐底X夫人，我再也不能讓她自留在那座大廈裏。

不久，我就抵達了史蒂潘的家，我在大門上敲了幾下，站在門口等了好幾分鐘，還不聽見裏面有人出來開門，我覺得有點兒奇怪，他們夫婦倆是否還酣睡未起？我正在狐疑不決的時候，忽然聽見裏面有一陣遲緩底脚步聲，好像有人小心翼翼地向門口走來，果然門門卸下來了，同時我聽見一陣釘鈴鐺鐺底聲音，鑰匙在鎖裏頭轉動了，噢！來開門的是亞茹非愛，她把門兒開得不到一寸闊，就囁囁嚶嚶地說道：『去吧！妳來做什麼？去吧！』我好像給她當頭潑了一盆冷水，牙齒都震顫得作答聲，我懇求她大發慈悲放我進去。

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雖看不見她的臉兒，我却知道她一定有點兒躊躇不決底樣子；最後她把門兒開得大一些，讓我擠了進去，我到了裏頭之後，她就將門兒下門加鎖，我向四面環顧一下，就覺得不勝驚訝之至，我竟不知道我的神經是否有點兒錯亂了。

照屋子裏的情形看起來，好像有一羣驚惶的野象曾經奔竄到這間屋子裏來過，桌子和椅子都翻轉了身，有幾處，地板也擡起來了，食櫥的門都打開了，架子上的東西也一掃而光了，同時，我也發覺史蒂潘不見了，我凝視着她出神。

『他們來過了，這班惡鬼在半夜過後來的，……他們把他帶走了，他們叫他「賊」，我問妳，他們都是正直無欺的人嗎？呸！他們不是跟史蒂潘一樣嗎？好！我一定要設法救史蒂潘出來，菲杜亞（Feeo

Boy) 會給顏色給他們看，那麼他們才知道干涉史蒂潘的行動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他們以為莫斯科離開這裏很遠，他們等着瞧吧！」亞茹菲愛憤憤不平，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概括地告訴我。

突然，她把二張麵包券塞到我手裏來，『請你到「商店」裏去替我領一領今天的口糧，否則我一路上要沒有東西吃了；你也許可以把牠們保存起來，這些是正月裏的麵包券，可以通用一個月，……可是妳不要留在這裏，因為誰都說不定那班惡鬼今天要不要再來，話雖如此，你跟我在一塊兒還不打緊，「商店」不到八點鐘不會開門的。』

我們倆靜坐在這間凌亂不堪底屋子裏，等候那時鐘鳴報八下，那麼我就出發，從亞茹菲愛的家走到那「商店」不過十分鐘光景，她懇求我跑得快一點，我的鞋子破了，那鞋底光滑異常，所以我在積雪盈寸底街道上奔走的時候，滑跌了二三次。

我在那「商店」裏等候了近乎一小時光景，才輪到我領，我有點兒不耐煩，我想亞茹菲愛在家裏也等得心焦了；最後，我領到了幾塊很大底粗麵包，這些口糧已經可以算得特別道地的了；我就拿了麵包，急急忙忙地跑回去。

我跑到第八條街的轉角處的時候，一不小心，又滑跌一交，可是那幾塊麵包依然在我的掌握中，當時，也許有人大聲地呼喊過，可是我聽起來，這一陣呼聲好像是很遠遠的，而且我覺得牠是跟我沒有關係的。

跌斷了腳踝骨

我醒轉來，才知道我是躺在一間病房裏的臥床上，咦！我到醫院裏做什麼？哎哟！亞茄菲愛的麵包到那裏去了！她要到莫斯科去，一路上她沒有東西吃了；還有X夫人呢？她老是念念不忘那「惡魔」；這時候我正躺在一只溫暖舒適的床上，亞茄菲愛一定認爲我是一個竊賊，偷了她的口糧逃走了，同時X夫人形單影隻地留在那大廈裏，沒有人照顧她，我真覺得十二分不放心；我記得我曾滑跌了一交，可是我的記憶有點兒模糊了。

我的身上似乎沒有受傷的地方，不過我覺得我的左脚有點兒異樣，牠似乎脹得很腫，先前牠從未有過這種現象，當時我就猜想，大概我一定跌斷了腳踝骨，後來，一位看護小姐證實了我的猜想，於是我就安心得多；我跌斷了我的腳踝骨，就可以在醫院裏住幾個星期，在這幾星期中，我的膳宿就不生問題，用不到我自己操心了。

「我很快活，他們把妳帶到這裏來，可是請妳安心地睡一會。」

那位看護小姐不應該操着英語對我講這幾句話，如果她要我入睡的話，我的眼睛張得很大，無論如何睡不着了，我看她的臉兒很相熟，可是想不起她的姓名。

「我們大概碰頭過吧！」我悄聲地問她：「可是我想不起，我們在什麼地方碰過頭。」

「我能告訴你，只要你答應我好好地睡着不動；我向來在「英俄醫院」裏服務，我們在那裏時常碰頭的，有一次，你告訴我，妳要寫一本書，敘述一個理想中的國家，妳忘記了沒有？當時我認爲妳是英國人，妳也許跟其他的英國人一同回國去了。」

「哎呀！我的記憶力真壞，妳就是伊塞小姐！」

『不差，我就叫伊塞；日後我們有充分時間，可以促膝長談，現在你好好地睡吧！』

講了這幾句話，她就走開了；我閉緊了我的眼睛，要想使自己入睡，可是那裏睡得着呢？我的環境又改變了，我又找到了一位朋友，我可以把亞茹菲愛和X夫人的境遇告訴她，我怕她可別再宣告失蹤了，我張開眼睛來，看見她站在病房的那一端，我放心了，所以便呼呼入睡。

到了二月初，他們斷定我可以出院了，那天早上，伊塞小姐還沒有上班，另外一位看護小姐把這個消息通知我，她是一個濃眉粗鼻瑣事多忙底女子，她的一舉一動都帶着神氣活現公事公辦底神情；那外科醫生說：我可以準備出院了，他們可以借給我一根拐杖，有許多病人等着入院診治，他們沒有病房可以供給病愈後的病人靜養，我沒精打彩地問道：『伊塞小姐在什麼時候上班？』

『我沒有提起伊塞小姐啊！』她暴躁地說：『我說，在一小時內，有一位看護小姐會把你的衣服拿給你，現在你還可以留在這裏，不過到中午爲止，我們非得在一小時內把床鋪整理好不可。』於是這位古板得不近人情底看護小姐就昂視闊步地走開了。

時間過得很快，裝載着食品底車輛不久就推進來了，我領到了我的一份口糧，我還沒有吃完，那位濃眉粗鼻底看護小姐又走過來了，『好了嗎？』這簡直不像是發問底口氣，她好像非要我馬上吃完不可，『現在你不是病人了，今天探病的人都不准進來；你趕快離開此地吧！噢！你要把拐杖帶出去，你非簽字不可，不用了就送回來。』

『好的，就讓我簽字吧，不用了我就送回來。』

撐着拐杖，我豈能步行到彼得格勒區？同時，我也想到，日後我能找到職業做嗎？伊塞小姐也許會

幫助我吧！唔！不！她早已替我盡了最大的努力，我不能够再麻煩她了；啊！她來了，我心裏就非常快活，她是我的朋友，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子，她是……『好極了！蒲比！我及時趕到，來吧，我送你回家去。』伊塞穿着一件又粗又鬆底呢軟外套，我簡直不認識她了。

『可是我沒有家啊，』我操着英語答覆她，那位古板底看護小姐聽得有點兒不耐煩了，她又怒氣沖沖地說道：『噲！現在你準備好了沒有？』我喃喃不平地說了幾句，可是講得很輕，因為我怕她聽清楚了要大發雷霆，我對着伊塞說道：『我無家可歸——可是我會設法的，你瞧，冬季已經過去了！』

剛才那塗着赭色油漆底病房是陰沉沉毫無生氣的，此刻突然變成了仙境裏的皇宮，那裏當然有和暖底日光；樸實無華底松木桌子，滿佈着條紋底瑤瑯碟子，斷柄底馬口鐵杯子，紫色的苔草，以及的一切都被陽光照耀得發出一種異樣底光彩，太陽和苔草是真的，因為伊塞小姐對我說：『別發獸啊！你當然有家的！狹小一點就算了，可是兩只床還可以排得下，我不是早對你說過的嗎？今天早上，我才跟史屈雷斯夫人談妥。』

我感激得不禁流淚了，可是那固執底看護小姐却擡眉蹙額，表示十二分不耐煩底神氣。

『伊塞小姐！請她馬上去吧！要是醫生來了……我真不能讓她在病房裏哭泣啊！』

重行入學

在一座很普通底公寓裏，我們倆租下了一間斗大底臥室；四壁除了書架之外，別無其他的裝飾品，而且室內的設備也很簡單，可是在我的心目中，牠簡直是一片天堂樂土。我雖出了醫院，然而我的腳踝

骨還沒有完全復元，走起路來一蹣一蹣，怪不便當；在最初一星期中，我除了閱讀書籍以資消遣之外，根本不能做什麼事情，有一天晚上，伊塞公畢返寓，她看見我正在閱讀蒙森（Theodor Mommsen 德國的一位有名史學家）的「羅馬史」，她就面露着笑容地對我說道：

「蒲比，我恐怕妳早已把妳在大學校裏學習的德文都忘掉了吧！」

「不，我還沒有完全忘掉，」我口頭雖然這樣地答復她，可是我心中覺得很慚愧，所以就把手本合上了，「我不過藉此消遣而已，忘掉就算了，忘掉就最好，反正沒有多大關係；我定要開始找職業了；我立即要找職業做，否則，我的生活怎樣解決呢？」

「妳的健康業已受到很嚴重底損傷，辛善底工作，妳根本不能夠勝任，我想——妳還是回到那所大學校裏去繼續求學吧！蒲比，學校生活是我們生命史中最美麗，最愉快底一頁，而且學生也有口糧的，妳不是知道的嗎？妳預備什麼時候去？」

「明天早上吧！」我期期艾艾地說。

我覺得很害怕，我的意思業已變得遲鈍不堪，我沒有和書本接觸，已有三年之久，我希望這一次嘗試不要徒勞往返，否則倒要使我覺得異常痛苦；我心中雖然覺得惴惴不安，可是我依然鼓起了勇氣，到那大學校裏去試試我的運氣；走到了校長室的門口，我逡巡了一會，終於舉起手來，在門上敲了幾下；一位老先生開門招呼我，他那和藹可親的態度使我安心得多。

「一九一六年的上學期，我就開始到這裏來念書。」我嗚嗚嚕嚕地說。

他把學籍簿打了開來翻閱一下，結果找到了我的名字，他便微笑地說道：

「不差，妳果然在這裏念過書的，可是在這幾年中妳何必輟學呢？時局雖然是這樣底動盪不定，我們這所學校從未停辦過；現在照妳的情形而論，只有兩種辦法！妳重行開始，再念三年書，或是妳也許可以立即從中古史開始，第二種辦法比較困難一些，因為妳須經過一次嚴格底預試，讓那位歷史教授審定妳是否有入研究院的資格。」

「當然囉，我還是選擇第一種較為容易的辦法。」當時，我幾乎要這樣地答復他，可是後來我突然想起了伊塞，同時，也想起了她對於我懷有的一種奇特底信念；事前先要經過一次考試，這的確是異乎尋常而極使人興奮的，所以我覺得不論其結果如何，我不應該把我自己的能力估計得太低，因此我說道：「我要不要見一見那位教授？」

「杜比愛許博士在學校裏，妳就可以去看她。」他拿起筆來，寫了一張便條；我拿了這張便條，就向他告辭，我走到門口的時候，他悄聲地說道：「希望妳如願以償。」

在走廊後面的那間大書室裏，我會見了杜比愛許博士，她的臉兒很瘦削，從外表上看起來，她一定是很嚴肅的，可是她待人接物却和霽可親，我和她交談了幾分鐘之後，我心中所懷有的恐懼，便一變而為滿腔熱望。

「好了，就這樣吧！我希望妳在三星期之後再到這裏來一次，妳所需要底參考書，我們的圖書館都有，妳可以到那裏去借閱，同時，我也希望妳念完這本書，」她講到這裏，便把一本很厚的德文書授給我，「我要知道，妳的腦力是否能應付這本很「笨重」底書籍，至於其餘的書本，不過用以增加妳的常識而已。」

她的臉上露着一絲使人興奮底笑容；目送我出了她的書室；可是在歸途上，我却覺得異常担心。

回到家裏之後，我立即開始工作；我的摘記果然一天多一天，可是愈多愈不整齊，字蹟也愈潦草，有幾張連我自己都看不懂，到後來，竟現得東鱗西爪雜亂無章；那時候，紙價很貴，幸而伊塞從醫院裏帶回來許多空白底體溫表，我就利用牠做摘記；我的工作可以說是每況愈下，我的摘記上，毫無系統地塗着許多朝代和戰役的名稱，值得紀念的日期和各地的經濟情形，國界的劃分和各民族的沿革，滿紙上只看見羅馬人，日耳曼人，阿刺伯人等等字蹟，我的腦海中迅速地充滿了許多歷史上瑣屑的事件，當時我覺得，這些資料決不能使杜比愛許博士滿意。

最後，考試日期終於屆臨了，伊塞伴我一同去，我們倆走到了學校的大門口，她立定了，她說她在走廊裏等我，我很懼怯地點點頭，蹣跚地向杜比愛許博士的書室走去。

「啊！妳真守時刻，我們開始工作之前，先喝一點茶，妳看怎樣？」杜比愛許博士很客氣地招呼我。兩小時後，我一蹶一蹶地向走廊裏走去，伊塞看見了我，她不問我結果如何，就立起身來安慰我道：「蒲比！妳不必介介於懷，妳總算努力過一番，他們會再讓妳試一次，也許在今年秋季也未可知。」

「可是，僥天之幸，我勉強及格了。」我悄聲地答復她。

濫竽充數

「一切東西俱告缺乏了，這是飢荒，各地都有這種現象，你們看見了沒有？你們聽見了沒有？」那時候這種呼聲，甚囂塵上。

「本星期再也沒有麵包可以發給你們了！」當地麵包店的經理向那些面有菜色底羣衆大聲地呼喊，「這裏只有一些鹹魚，如果你們喜歡的話，你們就拿去吧！」

「日來糧食恐慌異常嚴重，自下星期起，本校學生口糧減爲一半，……」校長室的門上貼着這樣底一張佈告。

「沒有東西吃我們怎能活下去。不到冬天，我們都要餓死了；昨天晚上，我看見……」

「他們只給我們馬鈴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東西了，而且發馬鈴薯的商店離開這裏有好幾哩路，同時，每人只有十磅，」我們研究院的院長對我們說：「可是我勸你們大家都去拿一些。」

馬鈴薯的皮我們也捨不得拋掉，我們用牠來做成一種扁圓形的「鬆餅」；我們把奇奇怪怪的藥草加以泡製，而後當做「茶」喝，公園裏的青草也被我們採集起來做「羹湯」，有許多人堅持樹皮也可以充作食品底這種主張，不差，我果然看見過若干鶉衣百結底女子在羅密安特賽夫(Romianzef)廣場上剝樹皮，他們說，在革命初期，我們所遭受到的飢寒交迫底苦痛，要是跟我們的來日大難比較起來，那是算不得什麼了……

一九二一年初，列寧格列新添了一所大學校，這所大學校專門供給學生研究語文學的。那時候，政府早已把孤立政策打消了，他們努力設法，要使世界人士對於共產主義表示同情；這所新設底大學校分成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以及斯拉夫文等五科，在講堂上，各科用各科自己的言語，譬如說，上英文課的時候，教師就用英語來講解。

到那所大學校裏去報名的人數，頗爲踴躍，所以學校當局就延聘了好幾位教授，他們的薪金是很微

薄的，可是他們所以願意担任這種職位，無非着眼於幾張綠色的口糧證，那時候，這種綠色底口糧證也不過好像味同嚼蠟底鷄肋，真所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我聽說那所大學校裏還缺少一位教授英國中古史和英國文學的講師，我就很詳細地向有關係方面詢問了好幾次，可是我不說明我自己有意思担任這樁職務，結果我探悉英國中古史和文學共計每星期只有四個鐘點，而且他們早已把課程表排定了，我發覺這四個鐘點課務並不跟我研究院裏的工作衝突，同時，我聽說我認識的那位教授已經在那所大學校裏担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職位，所以我立即去拜訪他。

「不差，妳的學識果然是以應付了，可是妳是不是能教導學生？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妳對於文學，是否有相當研究？這又是一個問題，隔一個星期妳再來，我要試一試妳是否能勝任？」

回到家裏之後，我立即開始準備，在這一個星期中，我把其他的一切工作，都擱置一旁，我差不多廢寢忘食，整天地坐在那皇家圖書館裏，翻閱各種參考書，我留神地閱讀麥特蘭（Maitland）和士達布斯（Stubbs）（兩位有名底英國史學家）的作品，以及郎蘭（Langland）和喬塞（Chaucer）（兩位英國詩人）的詩集；時間過得真快，一星期的工夫轉瞬之間就過去了，於是我懷着一種新希望，再去見那位教授，他給我半小時底測驗。

「興了，我跟校長談過了，我們決定把這幾小時課務請妳担任，俗語說「聊勝於無」，目下，這裏的局面就如是；我們對於妳的學位姑且認爲合格，可是妳毫無教學經驗，所以非小心從事不可，而且在開始授課之前，妳一定先要在這裏當衆演講一次，以獲得學生的信仰，妳立即開始預備一個月，興不興？」

『好——的！好的！』我囁囁嚅嚅地答復他。

『你的演講詞至少須能持續一小時之久，同時，資料也不可以太枯澀太淺薄，而且妳也不可以太胆小，不要講到一半就昏了過去，這是要鬧成一個大笑話的。現在我先要知道妳的講題。』

『十四世紀，』那時候，我簡直茫無頭緒，所以就隨便說了一個，『像羅利這一般人物……』

這一個月的時間過得特別快，真猶如飛一般地消逝了；我非得當場顯醜不可，不過我料不到那只講堂是那麼底廣大，聽衆那麼底擁擠；當我爬上短梯，踏上講台的時候，我的勇氣早已盡行喪失，我手裏緊握着底那束摘記又似乎是薄得異乎尋常，當那校長替我向大衆介紹的時候，我就發急了，這一篇短短的演講詞我已忘掉了大半；校長的介紹詞結束後，下面的聽衆等候我發言了，我就咳嗽一聲，嚥了一口涎津，潤潤喉嚨。

我開始顯醜了，有時候，張口結舌，說不下去，有時候，期期艾艾，不知所云；我的摘記似乎太簡略，可是我不得不盡量地利用牠，我不敢信託我的記憶力；受了一小時的罪，我的講詞終於結束了，台下的學生鴉雀無聲，我就明白，這一次嘗試當然宣告慘敗了。最後，那位校長先生立起身來，演說一番，那般學生依然默不出聲，而那些教授都是很有禮貌的，所以我猜不出他們的意見究竟如何；結果，當了我的面，他們很冷淡地投票表決，勉強讓我濫竿充數，那位校長跟我握手，表示恭賀我的意思，我就立起身來，向他們感謝一番，可是我的聲音，因為興奮過度，所以有點兒震顫了；不久教授和學生都退出了講堂，講台上除了幫助我的那位教授和我自己之外，沒有別人了。

『妳講得再壞也不能壞了！』他說。

『那麼他們爲甚麼不反對我呢？』

『那只因爲沒有別人能担任這件工作啊！話雖如此，妳的講詞果然不興，可是妳對於妳所担任的科目似乎還有相當研究，我們所希望的不過如是而已。』

於是我就開始度着粉筆生涯，不過這個時期是很短促的，在八月初開始，到了十一月就宣告結束；在這幾個月月中，我拿到了幾張綠色的口糧證，至於束修，則不名分文，直到我脫離的時候，他們還沒有把薪水送給我。

莫斯科之行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伊塞氣喘喘地跑到我的寢室裏來；『美國人到這裏來了，他們在摩斯加亞區(Moskva)裏租借了一座大廈，作爲他們的辦公處，他們就叫做「美國賑濟協會」，他們需要許多譯員。』她很高興地告訴我。

『我還有空閒底時間嗎？』我快快然地說。

不差，美國人果然到彼得格勒來了；至於他們的行動，一時傳說紛紜，鬧得滿城風雨，有的說他們付給工作人員的薪金是多麼底優厚，有的說他們帶來的糧食是多麼底豐富；據說摩斯加亞區的那座大廈裏還設有一片飲食店，他們的職員每天在那裏飽餐兩頓，還有人說他們很慷慨地把羊毛襪，皮鞋，以及絨毯發給他們的工作人員，因此這個美國賑濟協會在彼得格勒轟動一時，那些美國人也就成爲彼得格勒居民的談話資料，就是在「第三大學」裏，我也聽見人家談起過美國人帶來的煉乳和醃豬肉，而且他們

談論的時候，好像有一種津津有味的神氣。

隔了幾天之後，伊塞和我一同坐下來吃夜飯，我們每人只有一個乾麵包，我們的早餐也如此，我們的午餐只不過多了幾只馬鈴薯；下一天的早上，我就去和第三大學裏的一位教授談談我們的苦境，她提議我還是到美國賑濟協會裏去找一點事情做，以謀補救，「那裏的工作不一定需要妳全部的時間；別的不必多說，一個人吃飽了才能做事啊！」那天下午，我就到摩斯加亞區去試試我的運氣。

我發覺那座大廈裏擠滿了無數男女，他們都很忙碌，而且臉上都露着「各自打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神情，我就側轉了身子，從人羣中擁了進去，我走到了一只櫃檯旁邊，一位身材高大的先生問我道：「喂！妳來做甚麼？」「這還用說嗎？當然爲了食糧問題啊！」那時候，我幾乎要這樣唐突地答復他，可是我竭力遏制我的情感衝動，很婉轉地說：「我不知這裏還有空位置嗎？你們需要繙譯員嗎？」「妳到樓上去問一聲！二層樓，向右轉灣，妳去找桑特斯 (Sanders) 先生好了！」他不耐煩地說了這幾句話之後，馬上就走開了，啊！「貴人多忙」，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我終於找到了桑特斯先生；他的寫字間真是溫暖如春，我走了進去，就覺得有點兒頭昏；「我到這裏來……」我囉囉囁囁地說；他就把電鈴揷了一下，立即有一個女孩子走進來，他對她說了幾句，可是我聽不清他講什麼；她就領我到食堂裏去，我坐下來之後，她就拿來一盆熱氣騰騰底羹湯和好幾片雪白柔軟底麵包，我不知不覺地拿起調羹來就喝，同時，把麵包盡量地向嘴裏塞，我看見她把煉乳毫不吝嗇地塗在布丁上，那時候，我簡直感激得要流出眼淚來了。

飽餐一頓之後，我就回到樓上，他們告訴我，在彼得格勒，他們不再需要繙譯員了，可是他們設在

莫斯科的總部却需要許多工作人員，『妳願意去嗎？什麼時候妳可以動身？』這兩個問題真使我喜出望外。

『如果我沒有事的話，今天晚上就可以啓程。』

『真的嗎？』

我把我在第三大學裏所担任的工作告訴他們，桑特斯先生聽了就拿起話筒來打了一次電話，不久，一位滿面鬚鬚底地方官吏走進了桑特斯先生的寫字間，他操着很夾雜底英語，說道：『第三大學裏的事情是很容易解決的，那些教授和學生不得不服從我們的命令啊！』結果我就算是美國賑濟協會的職員了。

他們給我一張紙條，我就簽上了我的名字，於是他們開始討論我的薪給，旅費，以及口糧等等問題；不到一小時，我向他們告辭，盪返寓所；一個小孩子跟在我的後面，推着一輛滿戴着糖，鹽，麵粉，煉乳，可可，醃豬肉，以及罐頭牛肉等等東西底雪車，我想到了這些食品，心中就覺得無限底欣慰，無論有什麼不測底事情發生，在幾個星期內，伊塞決無飢餓之虞了。

抵達了莫斯科之後，我就步行到美國賑濟協會的總部，在一間很整潔底辦公室裏，那位負責的職員很殷勤地招待我，可是他的臉上似乎有點兒很爲難底神情，他說不定他們是否需要我，而且即使他們需要我，他們也沒有辦法替我在莫斯科找一個棲身之處；莫斯科的情形，要是跟彼得格勒比較起來，那麼更見得淒涼了；他顯然有點兒左右爲難底模樣，他不知怎樣安排我才好，可是最後他想起了，他們幹事會的辦公室還空着沒有人居住，那是一間很寬敞底屋子，而且在那間屋子的一隅，還有一只很舒適寬大的沙發，可以暫且充作我的床舖。

抵達莫斯科後的第一夜，我就困在那只沙發上，會裏的一個僕役拿給我好幾條很厚底絨毯，我雖然把牠們一齊堆在身上，可是還冷得不停地發抖，桌子上放着一只水壺，裏頭有半壺水，可是到了下一天的早上，壺裏的水都變成冰了。

總部裏的工作人員的確不敷支配，所以我就留在莫斯科服務；在最初幾天中，幹事會的辦公室權充了我的臥室，後來在離開會所不遠底一座公寓裏，我找到了一間屋子；我的工作大抵是分配糧食，藥品，和衣服，我們把這些東西帶到較為貧困的區域裏去分發，不過分發的時候也須經過種種官樣文章底手續，而且這些施濟物的來源也是有限的；不差，施濟物的分發果然要經過很麻煩的手續，可是劣跡昭著底舞弊案件依然層出不窮，有許多人神通廣大，能設法弄到好幾份施濟物，因到後來他們竟偷偷摸摸地把賑濟會從美國帶來的糖，醃豬肉和罐頭牛肉在莫斯科的市場上出賣了，於是我們不得不把領取施濟物的手續訂得格外嚴密，可是無論如何，依然不能防止煉乳和可可的賣買。

莫斯科的車站和城外的街道果然荒涼萬狀，可是如果你看到了城裏的熱鬧景象，你的腦海中定要湧起一種不同底感想。彼得格勒好像教堂裏的一片沒有人照顧底墓地，牠的商店都關了門，牠的街道上根本沒有車輛來往，城裏也沒有人聲鼎沸底市集，我們所見到的，無非是斷牆殘壁而已。到了晚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簡直形似一座死城；莫斯科的情形則不然，牠簡直好像是一個營業鼎盛底市集，當我沿了特浮斯加亞街（Tverskaya）向前緩步走去的時候，我看見街道兩旁排列着許許多多商店，食品，烟草，鞋襪，衣服，以及家具都有出賣，不過價格奇昂，除了外國人和投機商之外，無人敢過問；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了，莫斯科畢竟還有東西可買，我的經濟雖然很拮据，可是有時候，也能够買一只小

饅頭，或是一包德國香烟；到了晚上，莫斯科城裏的街道電炬通明，照耀如同白晝，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老是碰得到幾位外國人。

俗語說：「金玉其外者，未必不敗絮其中。」莫斯科的情形恰如此，在表面上，牠的商業很繁榮，商店裏的貨物備得很充足，街道上車輛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可是實際上，莫斯科的情形較彼得格勒更可怕。莫斯科是政治活動的中心，因此裝甲車不停地在街上來往示威，全身武裝的哨兵在他們崗位的四周踱來踱去；不差，莫斯科的確充滿着生氣，可是牠的居民始終在驚風駭浪中討生活，他們簡直好像一位盲目的老太太，人家吩咐她站在一張粉飾得很美麗的圖畫的前面，叫她欣賞牠，同時，還要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讚揚牠。

我們把棉毛織物以及罐頭牛肉等等東西，分發給許多鶉衣百結形銷骨立底同胞們，同時，我們每天目睹許多慘劇在我們的面前不斷演出；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很簡單刻苦，可是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們簡直好像是天之驕子，度着他們所夢想不到底浮華生活。

「飢荒」有好幾位形影不離底好「伴侶」，「飢荒」到那裏，牠們也就跟到那裏；因此時疫和霍亂斯症等病魔在莫斯科城裏大肆猖獗，小街陋巷尤其是牠們的來往之所，有許多沒有人照顧的貧民，等不得賑濟者伸手援助，早已慢慢地很寂寞地向天堂樂土出發了。

我在美國賑濟協會裏工作不滿一個月，就轉入另外一個機關裏去服務。那時候，到莫斯科來做賑災工作的慈善團體除了美國賑濟協會之外，還有許多來自英美兩國的賑濟機關，其中有一個叫英國賑濟會；英國賑濟會裏有一位醫生名叫佛萊亞（Dr. Farrar），佛萊亞博士覺得他不能執行他的職務，如果他

沒有一個繙譯員的話，因此美國賑濟協會就派我去幫助他工作；跟了佛萊亞博士一同工作，我覺得很有興趣；那時候，災區裏時疫流行，佛萊亞博士到各地的醫院裏去，替病人們悉心診治，他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我老是跟了他一同去的。

大約在兩三個星期之後吧！有一天早上，佛萊亞博士覺得有點兒頭痛，那裏知道兩天之後他竟會一病不起的；於是美國賑濟協會的主持人向我提議道：『妳還是回到彼得格勒去工作吧！』可是我等了幾個星期，還弄不到一張通行許可證，在這個時期內，我就替英國商會做一些零星底工作。

到過莫斯科之後，我回到了彼得格勒，就覺得彼得格勒好像是一片天堂樂土，不過飢荒和時疫也很猖獗。一九二二年的正月，我回到研究院裏去繼續求學，同時，也在摩斯加亞街上的美國賑濟協會裏工作；有一天早上，我起身的時候，就覺得有點兒頭痛，我勉強到會裏去工作，可是他們把我送了回來，我的寓址離開賑濟會會所不遠，他們把我送到我的寓所裏之後，我就勉強地走上扶梯，開了房門，走進了臥室，我就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

大概我被虱子咬過的，他們向伊塞提議，要把我送到專診室扶斯症底醫院裏去如果她跟他們同意我就永遠沒有出院的希望了，在那些醫院裏，醫生的人數不敷分配，而且藥物的供給，爲數亦很有限所以病人送到了醫院裏去之後，大半是凶多吉少的。

我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歷有三個星期之久，這一個時期過去之後，我瘦削得簡直像活殭屍，要是稍爲動一動，就覺得混身疼痛，好像骨頭要折斷的樣子。

雪上加霜·身罹癆瘵

我終於復元了，而且還能及時結束我在大學校裏的功課。畢業考試是在六月初開始的，大病之後，我對於我的功課當然生疎了，可是我却勉強及格的；於是我就安居在庫爾比諾區（Kobino），預備寫一篇畢業論文；我的窒扶斯症雖然痊愈了，可是咳嗽却成了我的痼疾，我日夜地嗆咳不停，晚上尤其利害，因此鬧得我的同居，都不能安睡，後來，伊塞想起了，在她們服務底那座醫院裏，有一位很高明底德籍醫生，下一天的清晨，我就到那裏去請求他診治；他把我檢驗一下，隔了二十分鐘，他放下了聽診器，於是和藹地說道：『我還送妳到衛生委員會裏去吧！妳看好不好』

『爲甚麼呢？』

『讓他們也把妳檢驗一下，於是他們也許認爲妳有資格到克里米島上的療養院裏去靜養一年；據我看來，妳要是在這裏過冬，妳的病勢決不會轉好的，南方的氣候也許對於妳的病體大有裨益。』

『醫生，我究竟患的什麼症病啊？』

『妳肺部的左翼有點兒反常底徵象。』

兩星期後，衛生委員會送來一張便條，叫我在下一天的早上到會裏去一次；他們領我到一間高爽寬敞陽光充足底屋子裏，把我檢驗一下，他們說我已身罹癆瘵，『克里米島上的阿羅普加療養院還有一只空的舖位，妳不妨到那裏去靜養一年，如果妳要去的話，在八月底，妳就動身。』衛生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對我這樣說。

『我的學位怎樣呢？』我躊躇不決地答復他，他面露着笑容，很和藹地解說道：

『一紙文憑對於屍體有什麼用處呢？可是我們並不強迫妳一定要去，妳回去考慮考慮吧！隔一個星期再通知我。』

可是我依然躊躇不決；我想就是我的畢業論文結束了，我還是要不停地努力工作，否則，我就趕不上研究院裏的工作，療養院裏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讓我獨居念書，至於那裏的生活起居，我曾聽見人家談起過，當然很舒適，他們把橘子，牛奶，以及雞蛋等等，滋補品供給病人，而且臥室都很寬敞，陽光充足，空氣新鮮，可是我所需要的，是書籍和一間可以讓我專心攻讀底斗室；最後，伊塞決意要我到克里米去，於是我便無躊躇的餘地了。

『妳還是到克里米去吧！否則，我就離開彼得格勒，到鄉村裏去找工作做；妳想，到了冬天，這裏的氣候是何等底嚴寒，妳的身體這樣脆弱，妳能受得住嗎？前天，妳不是咯過血嗎？』

於是我不再到衛生委員會去一趟，請求入療養院養病；那天下午，我回到家裏之後，有一位賓客要看我，她是第三大學裏的一個女學生，她很高興地走進我的臥室，把當天的一個好消息告訴我：

『他們開始發出國護照了，這不是一個好消息嗎？我希望在今年秋季能到柏林去。』

『真的嗎？』我很淡漠地問她。

我有一位姑母，她住在義大利，不久以前，她會寫給我一封信；那天晚上，我把那封信再拿出看一篇，我看見信箋的左下角寫着「有暇請賜覆音」這一行附言，我才想起我還沒有寫一封回信給她，那時候，郵票很不容易買得到，而且價格也奇昂，一角一張的郵票竟要買二三塊錢，況且我也沒什麼事，值

得告訴她。

從各方面探聽下來，我才得悉我所需要知道底消息，據他們說領取出國護照的手續麻煩極了，我聽他們這麼一講，我就沒有勇氣去作這種企圖了。

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分會設在彼得格勒的斯摩爾尼區 (Smolny) 如果你要領取出國護照，你最先要到斯摩爾尼區去填就一張申請書，可是你別誤會，這並不是請求領取護照底申請書，這不過是請求當局准許我領取護照底申請書；填就之後，他們把你的申請書送到赤加 (Cherka) 去，只有赤加地方的執行委員會才能決定，你是否有領取出國護照底資格。

我的申請書還是在六月初送進去的，此後我就靜待當局的核准，可是等到八月中旬，依然消息沉沉，我原來預定在八月十九日動身到克里米去，照那時候的情形看來，我的行期勢必要更改了，我憤怒異常，老實不客氣地通知衛生委員會，說我改變宗旨，不預備到克里米島去，可是他們給我一個置之不理。我急於要知道，我知道是否有領取出國護照的資格，所以不得不時常到斯摩爾尼裏去探聽；從我的寓所到斯摩爾尼區不過四哩路程，我每星期去兩次，我老是在清晨就出發，同時，還帶着一本書。

時間過得真快，過了一星期又是一星期，我老是徒勞往返，至於護照依然消息沉沉，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領到，最後，我覺得時常到斯摩爾尼區打聽也是枉然。所以還是不去為妙。八月已過了一半，學校已經放假了，我的畢業論文也差不多要結束了，我覺得無聊的時候，只好翻閱各種書籍，以資消遣，隔了一個星期，我決意再去一次，可是這一次我去得太遲了，當我走進執行委員會的寫字間的時候，獲得當局允准的許多請求人早已回去了。

我走上扶梯，跑進了他們的寫字間，看見只有一位男職員還伏案辦公，其餘的大概都公畢返寓了：他的態度雖很沉默怯懦，可是好像很和霽可親，他替我搬了一把椅，請我坐在他寫字檯的旁邊，於是他開始把領取出國護照的種種手續詳細地解釋給我聽，這時候，我才知道，領取出國護照，除了填寫申請書外，尚有許許多多麻煩的手續。填就申請書後，須把一己的身份證明書，連同照片四張以及指印一套一同繳交給他們，而且還要找兩位在社會上有相當資望的人物做保證人，此後，他們就着手調查申請人的思想是否「純正」，他出國的動機是否含有政治作用。

回到家裏之後，我便設法收集幾張身份證明書，我費了一星期的工夫，才算大功告成，於是我再到斯摩爾尼區去一次，在八十九號辦公室裏，他們授給我一份申請書，我拿起了一枝鋼筆，在空白處填着「請假六個月，赴義大利養病。」這幾個字。

填就後，我把牠交給一位職員，要是他不面露怒容，我就要問他：「隔多少時間我可以到這裏來領取護照？」

「我不是外交部長，我根本不能夠答復你，我們把你的申請書以及各種證明文件送到莫斯科，讓他決定。」要是我問他，他勢必這樣底答復我。

那時候，在彼得格勒運輸公司裏工作底一位英國人要回國去，他願意替我帶一封信到義大利去，所以我就寫一封信給我的姑母，問她是否能替我設法，請義大利的領事在我的護照上簽准；她真聰明，她不說她沒有辦法，在她的回信上，她根本不提起這一點，可是我在莫斯科英商會裏工作的時候，認識了幾位英國朋友，那時候，他們寫信來通知我，他們能替我設法，請求義大利公使館在我的護照上簽准。

義大利公使館雖然允許替我簽准，可是我領不到護照也是徒然的，所以我時常到斯摩爾尼去探聽消息：外交部的機構似乎有點兒周轉不靈的模樣，他們的職員老是回答我「不曉得」三個字，最後，有一位職員告訴我道：『如果你希望早一些領到你的護照，你還是親自到莫斯科去設法吧！』

我的運氣還算不差，第二天，我就弄到一張火車票，當夜就可以搭快車到莫斯科去：抵達莫斯科後，我就帶了英商會會長給我的那封介紹信，直闖到外交部去探聽我的護照消息：這封信效力真不小，我帶了這封信，外交部的小職員和祕書們都不來麻煩我了。

他們領我到一間陳飾得還算不差底小室裏，我真是三生有幸，終於會見了那位外交部部长，他是一位滿面鬚鬚身材矮小底大人：我坐下來之後，就把那封信遞給他：一篇！二篇！他仔仔細細地閱讀那封信，看好之後，他向我上下打量一番。

『你不是英國人吧！』他講的英語還算不差。

『你爲甚麼帶這封信來？』他用手指把信箋輕輕地敲一下，我看見他的指甲修得很整齊很美麗。

『我的母親是英國人，所以我們跟英國人當然是有關係的：去年冬季，我也曾在英商會裏服務過。』

『噢！是這樣的，我明白了。』於是他把那封信再研究一下，『你在那裏服務過的，是不是？你到底做些什麼工作啊？』

『我啊！我不過替他們打打字，做做零星的工作。』

『以後，你要不要回到那裏去工作？』

「回到英商會裏去工作嗎？噢！不！我想我不會再去的了，我在第三大學裏有工作做，我是教歷史的。」

「請你告訴我，你有沒有替他們打過關於烏克蘭，或是烏克蘭的經濟狀況，或是遠東問題等等這一類的文件嗎？」

我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抱歉得很，部長，我恐怕你弄錯了，我並不是英商會裏的一個機要秘書啊！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打字員，而且我在那裏服務的時間也很短促的。」

「真的嗎？」那時候，他才面露一絲笑容，好像他認為我的「供詞」的確是可靠的，於是他把那封信再作第三次的研究。

「我懂了，你請假六個月，要到義大利去養病，是不是？可是我想你不必去啊！我們對於英國人是很友愛的。」他把信摺了起來，於是鄭重其事地對我說：「你回來之後，如果你覺得學校裏的待遇太菲薄的話，你到這裏來看我，我一定可以替你設法，你能操外國語，的確是很有用的人才，你自己知道嗎？」

「部長，你真瞧得起我了。」我毫無生氣地答復他。

於是他把電話鈴按了一下，立刻有一位秘書很恭敬地走進來。

「蒲比·阿爾米特琴的文件怎樣了？」他很嚴肅地問那位秘書，「你爲甚麼還沒有辦妥？趕快替她填一張出國護照。」

他立起身來跟我握手，我向他道謝不止：不到半小時，我就走出了那外交部的大廈，手裏拿着一張護照。

候了好久的那張出國護照。

再會吧！彼得格勒

我領到了護照，當夜就回彼得格勒去：返抵彼得格勒後，我依照他們所規定的手續，把我的護照交給設立在赤加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讓他們作最後的決定。我預備先搭輪船到德國的斯德丁（Stettin），然後再換火車到義大利，所以我就到輪船公司裏去預定艙位；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究竟在什麼時候可以動身，據我猜想起來，大約還要隔十天或是兩星期，可是當那輪船局的一位挪威籍職員把船票授給我的時候，他很和靄地說道：『廿四號開船。』

還有三天，我就要跟彼得格勒告別了，我不得不到學校裏去一次；我聽見校長室裏的一位職員說，我的畢業論文不致於落選了，『他們業已決定授予你一個學位，這也許因為他們覺得，如果你沒有學位而在這裏繼續執教，那是不十分方便的，而且也許要影響到全體教職員的名譽。』這一套話也是他告訴我的。

這三天工夫簡直好像飛一般地消逝了，我自己很明白，在表面上，雖然是請病假六個月，到義大利去養病，實際上，我也許永遠不會重見故土了，因此我不得不去拜訪我所有的朋友，同時，我也有許多瑣屑底事情要安排妥當，至於我的行李，那却很簡單的，因為多帶了反而要引起當局者的懷疑：在這三天之中，黑夜似乎變得特別長，也許因為興奮過度，我躺在床上老是不能入睡。

我跟伊塞形影不離，已歷有兩年之久；他處處照顧我，我病得不省人事的時候，他日夜看護我，我

的健康得以恢復，都要歸功於她。我的前途果然透露了一絲曙光，可是她呢？我拋棄他，看她陷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不加以援手，我於心何忍呢？可是除了忍痛分離之外，我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她屢次對我說，等我走了之後，她也要設法離開彼得格勒，她也曾講起過，她有一位姊姊住在瑞典。

可是到了一九二五年，她寫給我信件依舊從蘇聯寄來的，而且她的信件都很簡短，她從未提起她自己的近況，我很明白，在蘇聯郵件的檢查是很嚴格的，所以她不能坦白地講，我屢次寫信給她，懇求她把故鄉的消息告訴我一點。到後來，有好幾月，她沒有信來；一九二五年末，第三大學裏的一位朋友寫給我一封信，他提起伊塞，他再說伊塞的處境窘困不堪，這當然爲了她的國籍問題啊，（她誕生於立陶宛）政府對於她的行蹤監視頗嚴；我寫了好幾封信給她，可是依然沒有回音，名義上我是到義大利去養病，實際上我無異於出亡，因此我不能向官場方面探聽伊塞的行蹤，我只得從私人方面輾轉訊問，可是我的希望終於成爲泡影，我打聽了好幾年，依然不知道伊塞究竟到那裏去了。

『我是不生問題的，』在我離開彼得格勒之前的最後三天中，伊塞對我這樣說過好幾遍：『妳別替我擔心；妳非離開這裏不可，妳也許忘了吧，去年冬天妳不是幾乎一病不起嗎？』她雖然這樣安慰我，可是我怎樣捨得跟她分離呢？

我的行期終於屆臨了，伊塞送我到碼頭上去；那時候正是初秋季節，雖然在晚上，我們一點兒不覺得冷，碼頭羣集着兩百多位搭客，有許多坐在他們的行李上，靜候檢查。

來送我上船的許多朋友，都陸續地向我告別了，我目送他們回去，心中倒並不覺得難過，可是我想，最後伊塞也要向我告別回去的，我覺得非常傷心，我有千言萬語要向她訴說，可是喉嚨裏好像有東

西塞住着，一句都說不出口，我們倆都默然地相對坐着，不停地顫慄。

到了早上三四點鐘光景，赤加總部派來底官吏開始檢查旅客的護照了；碼頭上的那間木屋就是他們的辦公室，他們依照着護照的號碼，把旅客一個一個地叫進去，詳細地盤問一番；我等了二三個鐘點，最後才輪到我，他們把我的名字高聲朗誦了好幾遍，可是他們見我的名字讀錯了，所以最初我沒有注意到，他們喊了四五遍，我和伊塞才跳起身來，她把那手提皮箱授給我，她緊握着我的手，悽然地說道：「蒲比，希——希——望妳一路平安！」她的聲音也有些兒發抖。

我猶如木鷄一般地站着不動，約有四五分鐘之久，後來我聽見他們喊我的名字，我就提着小皮箱，急急忙忙地跑過去；我走進了他們的寫字間，看見五位男檢查員和三位女檢查員坐在一隻又長又矮底桌子旁邊，桌子上雜亂無章地堆着許多文件，他們把蠟燭插在空啤酒瓶的口裏，他們都很閒散地正在抽煙，我走到了桌子前面，起先他們都默不出聲地把我上下打量一會，於是就開始盤問我了。

「妳到那裏去？」

「義大利。」

「妳怎樣去？」

「先搭輪船到斯德丁，然後再取道奧地利亞到羅馬。」

「到了羅馬之後，妳住在什麼地方啊？」我就把我姑母的住址告訴了他們。

他們把我所有的證明文件都仔仔細細地查驗一下，於是那位主任先生又發問了。

「妳預備在什麼時候再回到學校裏去執教？」

『我回到這裏之後，就要回去工作的。』講到這裏，我才注意到，在桌子的那一端，一位女檢查員正在把我的答復記下來。

『妳是不是到義大利去參加政治工作？』

『我是學者，我喜歡研究歷史，我素向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妳所以能領到這張護照，都靠英國人的幫忙，是不是啊？』

『不差，他們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外交部部長，所以我馬上能領到這張護照。』

『妳爲甚麼要請求英國人幫忙呢？』

『以前，我在英商會裏服務過一個時期；我聽見人家說，領取出國護照須等候一年之久，我的身體太壞了，要是在這裏再過一個冬季，我一定受不住了，事出無奈，所以我請求他們幫助一下。』

『妳所以要出國，是不是爲了我國的經濟狀況嗎？』他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向我訊問的時候，態度很安詳，可是我早已洞悉他們的用意，『決不是這樣的，完全爲了我自己的健康。』

『我們知道衛生委員會願意讓妳入克里米島上的療養院，而且行期也早已決定了，妳爲甚麼突然改變宗旨呢？』

事前，我根本料不到他們會提出這個問題，所以我張口結舌，一時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後來，我囁囁嚅嚅地說道：

『就我的病體而論，義大利的氣候，較之克里米更爲適宜。』

『妳爲甚麼不到英國去養病？』

「這也就爲了氣候關係，而且我的唯一底一位親戚住在羅馬。」

「她是一位貴族女子嗎？」

「她自己並不是貴族，她的丈夫是一位爵士。」

「妳對於她的政治思想表示同情嗎？」

「我從未跟她見面過，她的見解如何，我不得而知。」

「妳曾宣過誓，妳對於妳自己的政府矢志忠貞，這一點，妳大概不致於遺忘吧！」

「當然囉，我手拿着政府發給我的出國護照，我對於本國的政府豈有忘恩負義之理呢？」我口頭雖然這樣地答復他們，可是心中早已打定我自己的念頭，等到我進入了義大利的國境，我立即把這張護照撕掉。

於是這幾位檢查員停止發問了，大家交頭接耳，吱吱喳喳地講了一會，我以爲我就可以退出去了；那裏知道那位主任又開始發問了，他就把剛才那幾個問題顛來倒去地再問一遍，我也就把剛才的答復像背書一般地再說一遍。

「算了！請妳簽名吧。」簽過了名字，他們再把我的手提皮箱檢查一番，這是很簡單的，不到十分鐘就宣告結束。我退出了他們的寫字間，看見碼頭上的搭客都不知去向了，噢！他們都上船了，於是我便急急忙忙走上船去，一位船員很和氣地領到我所預定好的輪艙中，他滿面笑容地說道：「以後再也沒有什麼麻煩了，妳放心罷！」也許因爲太興奮罷，我一時想不出用什麼話來答復他，我呆立着出神，後來，我抬頭向窗外一望，只見東方已透露着一絲曙光了。

司公刷印書圖閣新民國

件印項各接承

設備完善·為各界服務

承	接
項	目

書報雜誌	禮券證書
簿冊單據	名片禮帖
有價證券	中西箋封
股票支票	商標貼頭

本公司經營出版及印刷事業，置有大小各種印刷機器，各體各號之鉛字銅模，單色及複色照相製版機，凡印刷上需要之銅模，鋅版，木版，紙型鉛版，中西文各號銅模，均由專門技師與熟練員工担任工作，能力雄厚，管理嚴密，信用卓著。除自給自用外，仍有餘力為各界服務。無論大宗或普通印件，均所樂於承蒙 惠顧，請向本公司營業科接洽為荷。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電話：二二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曙

光 全一冊

實價新幣六元

(外埠酌加寄費)

譯述者 三畏 譯

發行人 黃敬齋

印刷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總發行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分發行所 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國民新聞叢書之二十一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